

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高宗宣帝下

陳紀

上聞周滅齊欲爭徐詔吳明徹伐之蕭摩訶獻策於明徹  
明徹曰塞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筭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  
而退車竟敗沒明徹憂憤而卒

量之所以易滿者志不勝氣也能持其志則不為氣使  
矣量之所以易滿者識不包物也能廣其識則不為物  
移矣雖然此在儒學士大夫尚有所不能以志識浮淺者  
歟也而況於介冑之士乎無惑乎明徹之傾覆矣在易之  
謙曰勞謙君子有終吉孔子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語  
以其功下人者也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  
者也以周公之才之美使驕狂者猶不足觀故晉士燮漢

馮異蜀趙雲之徒戰勝攻取淡若無事故能從王事而保其終明徹獨不知此哉夫量之可勉而宏非若力之難強而多也烏獲舉百鈞少加焉則不勝任矣惟量不然志惟我所立識惟我所廓也知此學者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亦可至也不知此者雖雄才大略如齊桓九合諸侯振而奔之則叛者九國曹操既克荊州張松見忽則天下三分又况其餘乎

周主初服常完以皂紗全幅向後幘髮仍裁爲四脚

君子大復古重變古非泥於古也以生人之具皆古大聖人因時制宜各有法象意義不可以私智更改之也用步卒而車戰法工開阡陌而井地法亡建郡縣而封建法亡以日易月而通喪之禮廢從事鞍馬而轡軾之儀絕參以

胡服而冕蔽不復用尚以盃按而筥席不復施於抵視使  
利為安日趨於苟簡而聖王所作法象意義不復可見有  
天下者以智力得之凡所施設是今而非古如宣帝所謂  
漢家自有制度者豈不可歎之甚哉以周家紗幘一事論  
之此後世巾幘朝冠之所自始也古者賓祭喪燕戎事冠  
各有宜紗幘既行諸冠由此漸廢紗而用縹為兩帶上結  
兩帶後垂唐以來然矣此又四脚之變也其後則又以夫  
垂者左右橫之而其頂則起後平前方為六角若天子侍  
衛之近者則又武其一脚翹其一脚稽之法象果何所則  
求之意義果何所據然而行之數百年莫有以為非也至  
於總而簪弁則屬之道家者流非道家之得也乃自老莊  
而後為之徒者其服變革未盡猶有古士服之餘製焉耳

治天下莫大於禮禮莫明於服服莫重於冠必欲盡善其  
必考古而立制夫亦何獨冠爲然哉

周宣帝忌齊王憲殺之

信之難立也久矣君臣之間將死深悲之意丁寧握手之  
言託以幼孤旋即背之者皆是也魏明帝屬齊王芳於司  
馬懿曾不數年而芳廢矣陳世祖屬臨海王於安成王瑒  
曾不數年而伯宗黜矣握大權而無逼上之勢臨大利而  
無歸己之念非賢者孰能之宇文憲少負令問躬抱材略  
戰伐有功事君謙謹未嘗聞過舉此固國之藩翰民之仰  
望也高祖既牽於立子之愛舍憲而與贊矣使憲有自取  
道奉護累行之故又何難焉而恪守分義坐而待死  
所以然者緣高祖命裴文舉陪侍肅公有義方之訓而憲

下時有盡忠竭節之言是故奉以周旋不悔嗟矣若憲  
其賢矣哉世衰道微人愛其情詭詐積貳以相傾奪至於  
刑牲歎血指天誓曰降命亡氏中因盟約猶不能踐也而  
憲以三言自許之故矢死弗渝可不謂賢矣乎觀憲之能  
賢益足以見贊之無道矣

周主之爲太子多失德王軌言於武帝武帝杖之及即位  
鄭譯曰我脚杖痕誰所爲也譯以軌告宇文孝伯因言軌有  
廢立之謀軌遂坐誅他日周主問孝伯曰公知齊王反何不  
告遂殺孝伯

昏王不必事也不免於事者事之不必深則有所不必死  
若宇文孝伯以貴戚之知齊王命之重則異乎外臣矣死  
之非難處死之難也孝相當於何而死贊欲殺齊王憲之

時可以力事而不敢死之義也既已失之及冀欲殺焉  
九軌之時亦可以力事而不從死之亦義也而孝伯於  
此二者咸有失焉於教憲也諫既不力由此見踈思所以  
自免者於殺軌也非惟不諫又贊成之將以自免也曾不  
量無道之君心既失常加以忌克而同姓大臣居嫌疑之  
地有輔拂之憎難乎其以香計全矣故如宇文孝伯知不  
免死而不能處死者也

周主自稱天元皇帝

或問孔子立天王之號其作春秋代周室實對君子謂聖  
人以天自處也若周宣帝自稱天元后稱天后居稱天臺  
制稱天制敕稱天敕杖稱天杖豈亦以天自處耶曰非是  
謂也苟即名而信之則呂政者豈道同軒昊德協堯舜

乎仲尼惟懼人之名實不相副也故以天冠玉繫玉於天  
使稱之者顧名思實則其職舉矣周宣所惜者蒼穿履絳  
之名也孔子所云者高明無私之理也名不可擬而理乃  
可則是理也叙之爲五典秩之爲五禮章之爲五服用之  
爲五刑使周宣能盡此理于以稱天王何歎之有惟不順  
乎理也怒父杖已恨其死晚而五典亡矣吾喪逾年即恣  
聲樂而五禮亡矣公卿已下常被楚撻而五服亡矣更爲  
刑制用法益深而五刑亡矣囚者皆亡天理泯滅下同乎  
物猶有不逮顧且以夫自名非所當言而言其辱而不  
能言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也爲天下者欲實副其名惟  
不違於理斯可矣

周隋公楊堅謂李德林曰經國重任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



德林曰願以死奉公

李德林文學十謀在當時少比倫矣然不知節義故其所就無足稱者事齊貴顯矣及周主入鄴則從之如水之赴壑事周信任矣及隋主竊國則從之如鳥之投林國終主易漫無致命守死之操有所不召召無不往有所不命無不承方之妾婦以順爲正者猶不逮焉以是自將又學足貴也人反以爲賤才謀足用也人反以爲疑終見斥跡身名俱辱非隋文寡恩也德林招之者有素矣

虞慶則勸隋主盡誅宇文氏李德林以爲不可隋主作色曰君書生不足議此由是德林品位不進

江左取國者必殺前朝之子孫如宋齊梁說者謂其享國不永由此致也獨陳高祖於蕭梁子孫待之甚仁而其國

一亦不永何也曰此蔽人之論也人之保其身者於百骸四體五臟六腑兼所養無尺寸之膚不愛焉無尺寸之膚不養焉夫然後心廣而體胖夫豈爲心官足恃而肺腸無用元首在身而肘腋可弃哉人君保國何獨不然必也衆政備多百度無闕然後治道完固禍亂不生夫豈以一事偶合而定無窮之基小德適中而當聖賢之號哉虞夏則備位大臣無竒謀碩畫以贊初政顏請除宇文氏非惟迎逢隋主忌克之心亦習聞前世弊風以爲故常耳李德林正言而不見信者國移君廢已無伏節死難之義而欲全彼破亡之宗宜隋主之忽其言也若夫以書生斥之云者猶胥檢吏固疾儒士此則楊堅之本態也隋得天下無功無德特以姿相竒偉蓋與蕭道成同而其亡國則有二焉一

曰稽文以胥史治國二曰獨孤存以妬忌治家如是而已矣

隋以蘇威爲度支尚書初威父綽在西魏以國用不足爲仁稅法頗重旣而嘆曰非平世法也後之君子誰能弛之威聞其言每以爲己任至是奏減賦役務從輕簡

所謂世臣者非門地之謂象賢之謂也父祖旣賢子孫克繼爲國者之所甚願矣父祖有嘉謀嘉猷爲國者惟恐其子孫之不能嗣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莫不切切於是矣若前人之所爲不善惟恐其子孫之續之也非惟君之望乎臣者然臣之願於君者亦莫不懇懇於是矣自熙寧革祖宗五世之政爲開邊聚斂之事以失民心基禍本元祐削之盡復于舊天下晏然衣食滋殖紹

聖崇觀治以父之罪遵達孝之文未三十年胡塵犯關

兩

宮北狩中原塗炭南北不合其治亂之效最爲著明而紹述之黨堅持其說猶不肯變紹興初有一舊弼謂予曰元祐臣僚之子孫必欲行其家學而使人主不得行祖考之志此何理也嗚呼自紹聖而後言紹述者衆矣而未有深切中的如此言者人主而聞此紹述之志豈不益堅而憂國正論豈復可入所謂一言喪邦此類是矣夫自範祖創業垂統四聖繼承天下大定旣已熙洽其有可損益更張者不過太平日久委靡頹壞有司之事耳以漸去之其弊自革而王安石欲一切改爲以從己學此元臣故老爲國深慮者安得不強諫而力爭也而紹述之人於王安石盡變五朝之政則以爲可於司馬光盡復五朝之舊則以爲

不可是王安石之賢出乎一祖四宗之上而開基享國百年善政曾不如青苗助役保甲之爲美也豈不悖哉夫論於未然之時而要其成敗昧者不信固宜也成敗之迹已判而猶敢顛倒是非如舊弼之語予者乃在戎馬生郊之後其心亦獨何哉彼蓋深曉王氏之學術以適己爲便而王氏固百世小人之所宗也其禍豈有旣哉悲夫

隋王始服黃百官常服同於庶人皆著黃袍隋主朝服亦如之唯以十三環帶爲異

服章之設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也莫卑乎民莫尊乎天子而服同一色上下無所辨民志何由定僭亂由此而生矣古之聖王自奉儉約惡衣菲食而事天地宗廟臨朝廷百官則等級分明故冕十有二章黻珽幅舄衡紘紃以昭

其度漢率輶轄蓋厲游嬰以昭其教威嚴尊重禮無與之  
然後人主之勢隆非廣已以造大理當然也故晏平仲爲  
大國之卿一狐裘三十年澣衣濯冠以朝君子譏其隘曰  
難乎爲下也隋文儉約施之宮闈之中燕私之用可也與  
庶人同服而坐乎廟朝儉不中禮不足以爲法矣

隋獨孤后家貴盛而能謙恭好讀書言事多與隋主意合隋  
主甚寵憚之每臨朝后輒方螿進至閣乃止俟退朝則同反  
燕寢

婦人有好勢位者漢和喜是也有好財賄者後唐劉氏是  
也有好淫佚者魏之胡晉之賈是也有好作亂者漢之呂  
唐之武是也若獨孤則無是四者蓋以其志趣知之不必  
待攝制然後見也其失德在於妬忌特甚耳帝臨朝則方

釐而進侯帝歸則同反然彼他日帝有爲人主不得自由之歎是帝之行止出入后必隨而監視之非有勢位之貪財賄之欲淫佚之過禍亂之念特在於禁切其夫其失德莫大焉隋竟以是三姑忌之爲害豈小也哉

隋詔境內之民聽出家仍計口出錢營造經像於是民間佛書多於六經數十百倍

南之梁北之魏奉佛隆謹自佛法入中國以來莫與爲比矣所爲如是者將以徼福也而魏與梁之禍不待其子孫於其身已及之矣此隋文耳聞未遠之監也而又踵其弊其意以謂造寺建塔飯僧爲崇奉之事未若廣其書之爲益也故隋之世寺塔僧尼雖不若魏梁之盛而佛書乃增多流布讀之者衆則人不必造寺建塔飯僧而其害之所

浸若洪水之懷襄其不及者鮮矣然隋文亦自以爲莫大之福也而其禍先及其身而徧及於子孫明效昭然而世猶罔覺邪說惑人一至於此則不若親遇桀紂其害猶小且將有除之者矣

十四年上不豫太子與始興王叔陵等並入侍疾叔陵有異志上殂太子哀哭俯伏叔陵抽刀斫太子皇后来救又斫之乳媪自後掣其肘太子乃得免

古之聖人莫不以身爲後世法堯舜禹湯爲君之法也舜禹伊周爲臣之法也仲尼爲師之法也顏回爲弟子之法也堯禹文王爲父之法也文王武王爲世子之法也太子者國之儲君之貳一身而兼父子君臣之道責莫重焉武王爲世子七十餘年一旦享國天下之父從之則太公是



也。王朝之仁人歸之則微子是也。四方之友從之則八百諸侯是也。使武王無孝稱無友譽有酒色悖淫之過逸樂遊田之愆德善靡聞而惡名是播方保國之不得而何有於代殷彼其風行草偃勢若建瓴豈孟津三誓牧野一言所能哉。蓋有以先之非一日之積矣。陳叔寶之在春宮也藪近小人飲酒無度朋黨比德中外共知其不足以嗣承大寶而爲人所輕侮有素矣。誰不萌覬覦傾奪之心而況於兄弟乎。是故方執大喪猶未即位叔陵之刃發乎哀次幾不免死。僅而得生夫豈特叔陵凶悖之罪哉。太子有以取之矣。故曰二代之王也必先其令聞。召公述武王之美曰惟冒丕單稱德爲丕子者成敗之監若此其可易而爲之哉。

長城公

陳紀

上劉兪置飲自慶引羣臣展樂賦詩既醉召尚書毛喜于時  
山陵初畢喜見之不懌欲諫則上已醉乃陽為心疾而出上  
醒亦悔乃之乃出喜為永嘉內史

書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陳叔寶為太子無  
令德既無其本矣及遭非意危得不死能思其故而克悛  
厥心力務自修祈補前行之愆以收將來之效猶可以保  
其社稷而有其土宇乃於重服之中置酒展樂憎疾正士  
益近儉人是過而不改無自新之意樂其所以亡者則何  
不亡國敗家之有此初政也而陳之不為陳不待卜筮而  
決矣

隋主以李穆功大詔曰法備小人不防君子太師申公自今

雖有罪但非謀逆縱有百死終不推問

隋文以李穆為君子耶則不當以百死罪胡之今天市巷之人屠沽之賤孰有人人謀逆者舍曰謀逆亦未必人人有百死罪者正使市巷屠沽有百死罪而不謀逆李穆適與之比等何足為上公乎自古未聞但不謀逆而有百死罪而稱為君子者穆果有識豈當受此詔受而不辭是將以百死罪自為矣隋文之所以處其臣李穆之所以處其身於是交失矣

隋主不喜辭華詔天下公私文翰並宜實錄侍御史李諤亦以當時屬文體尚輕薄上書言其弊隋主以其疏頒示四方辭賦本於離騷而不逮騷矣聲韻四六本於辭賦而不逮賦又遠矣自屈宋妙才創為騷文而論篤君子猶不屑好

焉矧烏有三長楊五柞之流乎則其失而每下者從可知也然後世方以之設科取士於是讀書者不復講求義理惟務摘采對偶一韻爭奇一字競巧緝績成文去本愈遠父兄詔子弟師長訓生徒皆汲汲孜孜焉不爲此則不足以收聲名躋仕路一旦得官回視曩習芻狗之不如也所用非所學所學非所用人才大壞其害豈小小哉然際文不學故雖欲變革而不得其道以李諤所奏告示四方亦何所懲艾哉夫理有中正無往不然爲文者華則失之輕浮質則近於俚俗華而不浮質而不俗以之事上諭下治道所貴也全隋命公私文書皆實錄將有不得於言者矣又豈通論乎

上惡聞過矣每有惡事孔範曲爲文飾稱揚贊美由是言聽

計從

君子樂道人之善惡稱人之惡況於君父乎故春秋爲尊者諱禮記善則稱君所以廣忠愛也然則孔範合義矣乎曰爲尊者諱諱其過失也善則稱君無善則不稱也無善則不稱有過而爲之諱非惟存肅敬之心乃有諷勸之意焉是愛君之深而忠君之至矣今範也以非爲是以惡爲美使其君安於失道而無天怒人怨之虞是君之大賊國之巨蠹豈得與揚善諱過者比乎其君一時順於耳契於心而穢德腥聞天下記之野史書之一夫諛言終不能掩萬世公議然則君臣昏亂相爲諛說亦徒然而已矣或曰成王命君陳以嘉謀嘉猷入告而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皆我后之德也不幾於作偽者乎曰成王不敢以賢自挾

而倚重君陳猶借聽於聰託視於明之意也雖然其言則未免於滯讀書者以意逆志可也

隋度支尚書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家出粟麥一石以下貧富爲差備之當社委社司檢校以備凶年名曰義倉隋主從之

賑飢莫要乎近其人隋義倉取之於民不厚而置倉於當社飢民之得食也甚庶矣乎儲備如此他日關中大旱民猶不免食粟糠豆屑帝親帥之如洛陽就食況素無備乎百姓知濟于溝壑而已矣後世義倉之名固在而置倉于州郡一言凶饑無狀有司固不以上聞也良有司敢以聞矣比及禍可委吏屬出而施之文移及簿給散艱阻性性監臨胥吏相與侵沒其文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

之人耳縣邑鄉遠之遠者安能扶老携幼數百里以就倉  
舍之糜哉能賑者其弊如此若逢迎上意不言水旱坐視  
散無於此之心則國家大禍由此而起如王莽之末年  
元魏之六鎮煬帝之四方魚爛河決不可收廢矣必欲有  
備無患當以隋文當社置倉爲法而擇長民之官行勸農  
之事輔以揀荒之政本未具舉民之飢也庶有豸乎

上每當郊祀常稱疾不行

國家大禮莫大於事天鸞旗法駕交冕鎮圭千乘萬騎清  
道而行以對越乎上帝其餘祀事無得比隆者豈非人君  
尊崇之極哉而陳叔寶勸於行此惟媒遊瀆會是好于以  
見小人下流之態矣以天則不事而事邪鬼以忠直則不  
近而近狎暱以百姓則不卹而卹大馬是黃屋左纛出警

入雖之中居一小人焉故易曰負且乘致寇至負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以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盜劫奪之矣其叔寶之謂乎

吳興章華好學善屬文朝廷以華素無成德號排詆之除太市令華鬱鬱不得志上書切諫帝怒斬之

人臣之義固不可視君垂亡而不諫然有可否之義焉比干同姓之卿也不得不諫諫而死之可以為仁漢治異姓之卿也可以去之乃以諫死不得為智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此聖人教後世以諍默去就之法也章華忠矣然官非諫諍職非御史危言劇上以猛斧鉞而其本心乃以見懷於時鬱鬱不得志而發也則雖死於直



言安得繼漢言之後乎

立始安王深爲太子深聰慧有志操容止儼然近侍未嘗見其喜愠帝遇沈后素薄張貴妃專後宮之政后澹然未嘗忌怨身居儉約數陳諫爭帝欲廢之而立張貴妃會國亡不果內助得人後同有望則家國無破亡之道沈后儉約不忘疾能規諫賢后也陳深聰慧有志操喜愠不形賢太子也而不救陳亡何也救竇融淫昏弱再戮直言儉佞在朝百度盡廢士形已決所謂智者不能善後之時妻子雖賢捧土以塞孟津夫何禦滔滔之勢哉天無形也而不可致其怒民至卑也而不可致其怒連年之水旱成黨之叛賊皆可支也至於天怒而不覺民怒而不知則其亡也忽焉如山摧土崩而已矣

隋大舉入寇羣臣請出師議久不決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  
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至無不摧敗彼何爲者耶孔範曰長  
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度耶帝以爲然  
故不爲備縱酒自若

人勝險則畫地而守敵不敢攻且能攻敵人與險均則長  
江峻山限帶封域足以自保人不勝險則金城湯池與  
平原廣野等耳故侯景雖桀黠豈能勝曹氏父子任約徐  
嗣徽雖善伺隙其勢力何敢望元魏盛時乃或終身處  
而不得度或談笑倏忽而濟師彼天塹一也特有人則險  
無人則夷爾方侯景之破梁也蕭氏雖披臺城荒涼湘東  
諸臣如胡僧祐輩皆謂金陵王氣已盡而陳高祖英武奮  
發又傳數世是王氣未嘗盡也特有人則王無人則衰

且以王氣自居則天象在南而應矣連二年正月日食後  
一年五月日食則叔寶所宜警戒而若無見焉故周有天  
下卅世三十卜年八百而周公戒成王乃曰有夏與殷之  
服天命也皆有歷年而我不敢知也惟不敬厥德乃早墜  
厥命是年十二月汾江鎮戍各已告患而陳之君以王氣  
自居其臣以天險足恃曾不閱月身為囚虜不修人事而  
但言天時與地利者卽此可以得師矣

隋高顛先入建康晉王廣令留張麗華顛曰太公蒙面以斬  
妲己今豈可留

太公斬妲己事不經見而於傳有之妲己見寵於君非由  
己也而不能無險誑之心有警戒之道恃寵稔惡則其罪  
與廉來等其死也固宜太公之斬之也亦必與衆共奔何

至蒙面而後誅之必若此言是太公陰悅其色有不忍之心抑情而行法豈大賢之所爲哉史家失其傳故不可不辨

高祖

隋紀

帝命高頴與賀若弼論平陳事頴曰臣文吏也安敢與大將論功帝嘉其讓初帝之伐陳問計於李德林至是欲賞之或說頴曰今歸功於德林諸將必憤惋且公有若虛行頴入言乃止

人之心難乎其仁也高頴對平陳之間歸功於賀若弼於仁矣而信或者之言沮李德林之賞恐其掩己又何不仁也勉爲謙抑不能久假而還歸之功名不終差無因而

然哉

帝暴孔範王璉王居沉璉過惡投之邊裔以江摠爲開府儀  
同三司

孔範等所謂狎害亡陳之臣也帝既知之當戮于江南乃  
可謝吳越之人舒百姓之怨既貸其死又置諸邊刑寬而  
義不類矣江摠身爲宰相不觀政務惟以賦詩飲酒陪從  
邪睚蓋孔寧儀父之徒楚子不殺仲尼所非者也乃寵以  
尊位還以厚祿是訓臣子敗人家國而無後憂也王世充  
虞世基宇文士及之徒豈無所視做而然哉

鄭譯請修雅樂詔牛弘何妥等議之積年不決妥自負宿儒  
恐不逮譯等競爲異議各立朋黨乃請張樂試之先白帝曰  
黃鍾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滔滔和雅甚厚我心  
會妥因奏上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字帝悅從之

音五而律呂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窮也律呂陰陽也關一則不和矣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  
徵爲事羽爲物今獨奏黃鍾而不用餘音是有君而無臣  
無民無事無物其爲君也不亦充乎何妄佞人也逢迎周  
宣立五后者隋文豈不知之而命以典樂爰能採其主猜  
防忌克之微而尊隆君道寓意於黃鍾常果悅而從之遂  
使古樂盡廢後世無所攷焉其害豈不甚哉且禮樂歷數  
有國之大事也王澤滅息易學不傳有欲議禮則紛如聚  
訟有欲修樂則詭承君意有欲正歷則必請殺異己者竟  
不能復三代之正况欲行先王之道乎夫論事莫驗於成  
敗之效萬寶常效達鍾律樂聲雅淡必近古矣而爲蘇威  
公子所抑及大常樂成第常聞之曰亡國之音也溷厲而

哀夫下符盡矣不二十年而其言驗向使隋文以五音不可偏廢折何受鄭譯牛弘之徒而專委寶常製作雖不能救隋之亡而先代正音必不至泯絕於隋世矣雖然寶常知樂之聲音而未知樂之道也如知樂之道則其將死當以其書授之好樂者使傳于後而以不遇遂焚其書無廣博易良油然和樂之心故曰不知樂之道也

上猜忌不悅學既任智數得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臨下恒令左右覘內外有小過失加以重罪每於殿庭捶殺入隋文將家子其不悅學而喜殺固宜然古之名將悅學而不喜殺者亦衆矣隋文天資既淳重以家法是以如此曾不知君人之道豈文法殺戮所能成乎知道明理以仁存心雖不事文法其行事固不違乎文法也惟以文法為用

而不知道理尚慘刻之心寬恕乃一獄吏耳為天子而以獄吏自為天下豈復有教化之功仁義之澤故隋之世賢人君子潛伏在下而所用者多使僂佞厲之小夫建祿不求其獨然哉

用兵多權謀馭眾嚴每將臨敵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四五十人流血滿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陳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陳不能陷陳而還者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依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伐讎討逆誅暴解紛兵之大用也讎未復逆未除暴未誅紛未解則有不得已而殺人者殺敵而已未聞司馬法先殺吾人而使致力於殺人也特三令五申之曰汝不用



命予則有無餘刑予則卒戮汝亦以警懼之未必誠行之也如揚素所爲慘毒不道自吳布彭越猶必蓋之况韓信乎信驅市人而戰背水之陳明帥士卒置之死地存與俱存亡與俱亡固不以無撫循之素嚴殺戮而用之也况素部曲皆練習精銳而所當者又纔尉遲洵漢王諒之徒乃殘忍如此而後成功稱爲名將不亦異乎

國子博士何妥與左僕射蘇威等議事積不相能威子夔爲太子舍人與妥議樂各有所持詔百僚著其所同同夔者十八九妥怒遂奏夔與權吏部尚書盧愷郎中薛道衡共爲朋黨威坐免愷等除名名士坐者百餘人自周宣以不選無清濁及愷與道衡在吏部始甄別士流故沈朋黨之謗以至得罪

隋朝朋黨之起由何妥蘇夔議樂律而盧愷薛道衡別流  
品文帝不能察也樂律固所難知然夔掩抑萬寶常而伸  
己學則何恠乎妥之排己而自伸也夔雖不知寶常之精  
深而並用衆律猶未若妥之甚矣至於甄別流品乃銓衡  
之要務君子所是而小人所非隋文兩俱不察惟妥之信  
則以獨用黃鍾之詔深入其心終不忘也而使朋黨獲譴  
者至百餘名士甚矣妥有小人得君之術也人君之甚惡  
者莫如朋黨惟與小人合則好聞朋黨之言而賢人君子  
罹朋黨之禍而小人陽離陰比內親外疎實爲朋黨者人  
君不得而知也此自古之通患也

關中大旱上遣左右視民食得豆屑雜糠上流涕自咎爲之  
不御酒肉者殆將一朞親帥民就食洛陽

聖人仁覆天下所施極於博所濟極於衆如春氣生育無  
不至者君子善推其所爲老幼吾之老幼以及人之老幼  
民亦咸被其澤以力假仁則其施有作輟其濟有方所不  
仁之人其視身與百姓猶金之於石火之於水不相涉入  
漠然而已隋文閱饑感動其心至於流涕不御酒肉至於  
一蕃勉勉於假仁亦可以爲民之父母矣比之實不憂民  
而外爲文具今日下寬卹之詔明日放勸農之令而牧民  
者貪虐倍克以奉交征之意自如也豈不遠然大有間乎  
其致開皇言庶之俗也宜哉

齊州刺史盧賈坐民饑閉粟除名遂終身不用皇太子言其  
有佐命功上曰微此數人吾不至此然皆反覆子也

隋文之初假黃鉞督中外也引向武上士盧賈置左右將

之東宮召公卿謂曰永富貴者宜相從往往偶語有去就  
貴嚴立而至衆遂莫敢動至東宮門者不納莫叱之門開  
得入賁遂與丞相伯衛故隋文之築鄭譯劉昫盧賁之功  
爲大若李穆則效忠于外庾季才則談天子內李德林則  
奉命于已然皆不若三人經營計畫之多也夫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羞惡之心人皆有之隋文固險默忮忍而其本  
心則未嘗泯亡方其圖集大利以權數相湏則攘臂蹙蹙  
爭先相附者爲能及夫所欲既得而反思可否則索身顧  
義不預危事者爲是此蘇威所以蒙殊常之顧而譯賁廢  
死劉昫極刑亦可爲傾覆輕薄厭常爲新者之深監也

相州刺史豆盧通直綾文布命焚於朝堂

以華侈蕩上心人臣之大罪也當治其人以勵其餘猶恐

有不戒者公爲其物而闢略其人夫人有心而物無知者也何刑罰之不類乎然古之人君若此者數人豈以爲是而相因耶抑所見偶同也其意亦以謂焚去華侈可以訓儉示俗而效貢之人其心亦何惡焉審出於此人將窺見其微不從令而從意他日所獻必有甚焉而人主之心不能常也有時而入之矣故曰焚其物不若治其人之爲要也

帝嘗乘怒欲六月殺人大理少卿趙綽單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長庶類不可以此時誅教帝曰六月豈無雷霆我則天而行何不可之有

則天而行人君之道堯舜禹湯文武之盛由此而已隋又所言大哉王言也而其事則非也憲天者以變賞法春夏

以刑威法秋冬以當理法其無言以至公法其無私以盡  
下法其自民以不息法其行健如此之類乃則天之道也  
雨露猶人君之惠澤也雷霆猶人君之號令也生成萬物  
之時固有雷霆而雷霆未嘗殺物隋文取則雷霆而乘怒  
殺人其違天多矣惜乎趙綽之不以是對也或問雷霆何  
爲而然者有邢耶有神耶曰古人未之言也然先達大儒  
亦嘗明其理矣蓋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因陽之所爲  
也可以神言不可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百斧鬼鼓  
火鞭推誕之難信也故其言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而不得  
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雖聖人復起不能易矣凡聲陽也光  
亦陽也光發而聲隨之陽氣奮擊發出之勢也雷緩小則  
震亦緩小雷迅大則震亦迅大震電交至則必有雨震而

不電電而不震則無雨由陰氣凝聚之有跡綫迅密也曰  
世人所得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隕而爲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非形偶墮于地則成形矣然而不盡然也曰雷之  
震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謂也曰先儒以爲陰陽之怒氣  
也曰電之閃爍激疾如金虺飛騰之狀何謂也曰光之發  
也惟光爾適映然際則如是不當乎雲之際而在同雲之  
中則無此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必入于幻恠  
偽誕之說而然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爲要也

秦王俊在并州會後越度密治宮室多內寵其妃崔氏妬於  
瓜中進毒由是得疾徵還下以俊奢縱免官賜崔氏死剗鼻  
楊素諫曰秦主之過不應云此上曰我是五兒之父非兆民

之父若如公意何不別制天子兒律

古者刑典於衆庶所犯則有贖於親貴所犯則有議天子之子固異乎臣下之子矣故公族之罪不以犯有司而刑之于隱不與國人慮兄弟也其有死罪則磬于甸人而不肆諸市朝亦爲之素服居外不聽樂爲骨肉之親也是故觀舜之薨象則知父之薨子矣隋文以法律從事無義方之教由不悅學問故耳秦主俊好奢而峻字非大罪也正在所訓者一不從則責其傳再不從則削其祿一不從而後可免其官豈有素不訓戒遽加重黜使罪有大於好奢峻字又將何加以愚觀之隋文怒後特不在是正以俊有孽孽孽爲事所毒此獨孤后所深惡者宜隋文之肖之也



詔選東宮衛士入上臺高頴曰若盡取強者恐東宮衛士太弱上作色曰我有出入故宿衛須勇毅太子統德東宮何須壯士此極弊法我熟見前代公不須仍踵舊風頴子娶太子女故上以此言敬之

隋文爲帝王高頴爲宰相而皆不學此傳說所謂非所聞者宜其處大事而謬於理也康王爲太子嗣位之時太保召公命仲相南宮平及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牲逆以入以此見古者東宮未嘗置兵矣不爲之選擇端良師傅教以孝弟忠信而多置兵此禍亂之本也頴不知楚商臣宋元凶之事而欲東宮有強卒不監文帝以後戚移周鼎之轍而爲東宮輪宿衛處人父子之間猶止牆面而立自處君臣之際猶掘堦塗而行言不信而行見疑橫

被發黜自取之也

牛弘爲吏部尚書選舉先德行而後文才務在慎審所進用  
多稱職

世俗之見皆謂有才乃能稱職德行非所先也苟務求德  
行以濟世務是以鼎而支奔轍以驥而守門戶執圭佩玉  
而馳逐趨走安能勝乎敗國殄民者率由是言矣夫莫難  
得乎民之敬恭其上莫難得乎民之不欺其君莫難得乎  
民之各勉其事季康子欲致此而其道無由也問於孔子  
孔子曰臨之以莊則民敬矣示以孝慈則民忠矣舉善者  
以教不能者則民勸矣不特是也凡問爲政見於論語所  
載孔子一以躬行身率誨之節不及政刑法令之具而貴  
捷給辨治之才孔子豈不通世務固使人尚推擢取魯鈍

以從政故深思其故而考其事則知世之爲姦爲亂要功  
生事上逢君惡下爲民害者非有德行之人乃有文才之  
士也牛弘之智未必及此然當其時隋文以吏道爲君正  
才能駸驚之時而弘所見乃爾卓異且其所用德行之人  
又多稱職亦可信德行之足用而不必才能之爲貴矣又  
况能廣求賢人舉而加諸上位使表率能者其效爲如何  
或曰孔子歎才難而今不以才爲尚不亦異乎曰才者爲  
善之具也如舜之五臣周之十亂皆有聖人之才而行聖  
人之道者也有才而不爲善猶駿足之馬而駭與泛駕是  
才也孔子所歎以謂人之有才必如此十五人者然後  
無失則信乎才之難矣故曰雖有周公之才美而驕且吝  
亦不足觀也不驕不吝惟有德爲然有才而不爲不善非

德澤不能也然小人性性有才而不知修德之方厚於德而短於才者固小人之所鄙矣而人主所宜辨也不能辨此此治亂之分也

秦王俊薨上以數聲而止僚佐請立碑上曰欲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俊子浩崔妃所生庶子曰湛羣臣奏稱漢之栗姬子榮郭后子彊皆隨母廢今秦王二子母皆有罪不合承嗣上從之以秦國官為喪主

甚矣隋文之不仁也秦王俊奢靡之過亦富貴者常態未足深罪正在所訓教使之知改而已何至一怒不解忍視其死而無哀戚之情乎人之至情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己之子則厚乎人之子矣而蔑弃恩義如此率天下而路也何以使其子相友愛而生孝慈哉史書

並記善惡以垂勸戒非求名而可得蓋也有善可紀自然  
傳矣隋文以此論史意謂所載皆人之求名者何所見之  
校且鄙也漢樂嬀子榮郭后子彊未嘗隨母廢母為帝后  
則子為皇太子母為王后則子為王世子安在其不得承  
嗣哉羣字希旨妄奏而隋文聽之皆由不學遂為此矣夫  
母以罪廢而子無罪猶不當廢其子故孔氏三世出妻而  
其子為後自若此家法也母廢死非其罪又併廢其子且  
使國官為喪主於禮則無稽於律則無據而隋文行之此  
特老胥慘刻侮文之所為耳

冬至百官詣太子勇勇張樂受賀上怒下詔曰皇太子雖居  
上嗣義兼臣子而諸方岳牧正冬朝賀事非典則是悉停斷  
自是漸生猜阻

有天下國家者莫先乎定禮制隋文建國至是二十年乃不爲東宮定常行儀式太子無過人之資安於僭差不知其非其失在朝廷矣則宜以漸變更使情與事愜然後父子之恩不薄而君臣之分以明乃遽下詔書驟加削損自生釁隙爲讒賊之招開覆亡之禍良由自任術數而不習義理豈非後世之戒哉

勇多內寵獨孤后不平晉王廣知之彌自矯飾惟與蕭妃居殿後庭有子皆不育后由是稱廣賢大臣用事者廣傾心與交雖婢僕亦稱廣仁孝上幸其第廣弄臣美姬惟留老醜者給事左右屏帳改用嫌素故絕樂器之絃不去塵埃上以爲不好聲色還宮甚喜侍臣皆稱慶由是愛之特異諸子

堯舜文武皆以聰明稱聰者無所不聞又聞於無聲明者

無所不見又見於無形如此斯可以為天下上矣古人有  
云堂下遠於百里門庭遠於萬里為深居九重勢高而踈  
也雖聰明而不敢自以為聰明方且正心誠意循天之理  
而寄視聽於正直忠良之士以明四目而達四聰然後天  
下之事萬物之微無不昭晰而無能蔽之者隋文以苛察  
為能而不明正理以術數自用而不博衆謀故為人所欺  
而罔覺莫後於妻而妻欺之莫親於子而子欺之莫信於  
大臣而大臣欺之譬如龍蟄之人受玩股掌之上不亦可  
笑之甚哉父子雖異宮踈昵雖殊情然子生庶孽而殺之  
有侍姬而匿之好絲竹而掩之而已皆不得知焉則朝廷  
之間畿甸之外又安得而知之其昏蒙障塞一至於此雖  
使夏啓周劍居元良之地亦將不免又况如勇者哉

太善相者來和視諸王對曰晉王貴不可言上問韋鼎曰  
諸兒誰得嗣位對曰至尊皇后所最愛者當與之非臣所  
知也上笑曰卿不顯言耶

莫貴於皇太子矣尚何相其容貌莫定於父之統君之貳  
奚尚何問其嗣否未之嘗言也而有此意焉彼姦人桀黠  
固已深探其意而逢迎之况發問至于再三乎劉子政有  
云執狐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隋文猜阻已萌故獨孤后  
之譖愆行于內來和韋鼎楊素袁充元冑之誣罔行于外  
公卿近臣曾不諫止獨元旻楊孝政二人以為不可亦安  
能救市虎之衆哉地必卑窳而後水潦聚氣必壅底而後  
瘴疠出小人雖可惡其禍則文帝自為耳

翼字文述素善以奪宗之策問之述曰能移上意者惟楊



第其沐與其弟約相厚請見約共圖之廣大悅述以尊皇之意  
約約以白素素大喜撫掌曰吾智殊不及此賴汝起予

楊素非特勇將蓋亦知書與憤然武夫有間矣既有殊功  
又位上宰君所信向太子廢立係其一言耳若明大義聞  
約之說登時發覺執宇文述歸諸司寇顯加鞫治請正典  
刑一舉而太子安邦本定藩王窺觐之禍息大臣匡輔之  
功著豈不美哉萬分一有不如不濟正諫而死亦無愧矣乃  
惑於邪謀顧私而動既亡人國又殄其宗嗟夫素所謂智  
不及此者非不能及於惡也乃不能及於善耳豈非人臣  
之大戒哉

素入見后盛言太子不才后遣素余使贊上廢之

行貨薦賅小人之事或以干進或以免禍變亂黑白

是非自古有天下國家者所深惡爲其末流至於販君而  
賣國也故受賂之罪有至死而不赦者則未聞爲人之母  
妬其子之有妾怨毒憾怒如非己出而納賂於權臣使說  
其君而廢黜之者妬心一發若崑岡之火不可撲滅其烈  
如此夫虎豹食人而不食其子人莫不愛其子也而婦人  
尤甚今以妬忌之故虎豹之不如而或猶稱獨孤后爲賢  
能佐隋文取天下豈未嘗考其心術耶

勇憂懼不自安上知之使揚素觀勇所爲素至東宮偃息未  
入勇束帶待之素故又不進以激怒勇勇不平形於言色素  
還奏勇怨望上疑之后又遣人伺覘東宮纖介事皆聞奏因  
加誣飾上遂疎勇

隋文於勇之事其可悲矣勇不當疑也以失愛而疑之素

不當信也。以父任而信之，既知勇不自安而欲察其情，獨無忠信可使之人乎？而便素往哉！素至東宮，所以激怒勇者，乃兵機將略臨敵致師之術，奈何施於國儲君副乎？隋文聞其譖毀太甚，心亦致疑，而又入獨孤巧言不復加慮。自此勇之廢黜決矣。詩不云乎：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盜言孔甘，亂是用餒。其隋文之謂乎？又曰：懿厥哲婦，爲梟爲鴟。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其獨孤后之謂乎？悲夫！

太史令袁充言臣觀天文皇太子當廢，上曰：玄象久見，羣臣不敢言耳。

袁充職在占候，既觀天文之異，其日躔月躔星辰歟，必有可指者。昭昭在上，惟無目則不能見焉。乃泛然而言不端。

陳其事其矯誣上天姦邪大惡又在揚素之右矣而隋亡  
和從其說謂玄象久見者蓋自喻也猶比殺戮於雷霆之  
意耳君臣以深情相中而以天文相質倖理如此何以克  
享天心乎

曠賂東宮幸臣姬威令告太子過失威從之上怒九月壬子  
御殿集百官責東宮官屬令素鞠勇素舞文鍛鍊以成其獄  
十月乙丑上戎服陳兵御武德殿宣詔廢勇勇再拜泣下舞  
蹈而出左右莫不閔默

王者聽刑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其中意論  
輕重之序值測淺深之量以別其趣悉其聰明致其忠愛  
以盡其情獄辭旣成史以告于正正聽之矣乃以告于大  
司寇大司寇聽之矣乃以告于王王尚不敢決也命三公

參觀之三公僉以爲成矣王然後制刑其審如此今隋文  
於太子專用楊素姬威文致之言即如訊鞠陳兵列衆脅  
而廢之蓋隋文心術如狡慘獄吏平日以此鍛鍊無辜者  
揚素得其微而逢迎之故以世嫡之重天下之本妻變動  
搖如拉枯朽表之所示影之所從也其刑之施於子者如  
此則他可知矣家國之亡豈特煬帝之罪哉

上切責東宮官洗馬李綱曰太子本中人鄉使擇正人輔之  
足嗣鴻業乃以唐令則鄒文騰爲庶子家令此二人惟知絃  
歌鷹犬娛悅太子安得不至是耶上不悅

東宮失上下意宇文述締交楊約而楊素傾搖東宮亦已  
久矣播揚失德非秘事也李綱身爲宮僚安得不知雖在  
下列均於所事盡具以所聞奏白于上乎及九月壬子上

御殿宣言鞠洽至十月丁丑猶十有四日雖事已危迫尚  
可進見而綱亦無所陳論及儲后已廢唐鄭已誅乃始稱  
太子之資才列二人之邪諂以益廢立夫何益矣原綱之  
失非智之不及也特不勇決而已

十一月戊子立廢為皇太子天下地震囚勇於東宮付廢掌  
六

異莫異於天地之變地震必有方所見於漢魏至六朝其  
大者不過二十餘州亦極矣未聞方輿盡震也地者子道  
也臣道也宜靜而動其震之日當太子初立不在前後與  
事相符四海九州同日而震其變大矣其為厚載不寧將  
有傾側之象亦著矣且天無廢太子之文姦諂妄言而隋  
文信以為實地有不當易太子之異蕩搖埋机而隋文浸

如不聞其於天地尚如此設有強諫必不從也假如故太子誠以罪廢屏之遠方可爾而付今太子掌之是第囚其兄也第而可以囚兄則子制父何難焉他日帝疾病上臺宿衛與後宮妃嬪盡見屏遠遺腹心入侍而大禍倏興蓋自文帝召之矣故曰其所由來者漸矣

房玄齡杜如晦皆預選吏部侍郎高孝基名知人見玄齡嘆曰異日必為偉器竟如晦謂曰君有應變之才必任棟梁之重俱以子孫託之

隋文以詐力當天命無人物之鑒高頴在當時為第一流既以讒廢牛弘李綱不敢批逆鱗嬰酷虐之鋒自餘無聞矣然一卅之人如一卅之物各足以周一卅之用故藥之空青玉札寶之金珠象犀木之榘楠豫章未嘗聞前代期

費而後代無有也人材者五行之秀氣五行與天地無窮則秀氣亦安有終極哉特在上者無意於用之而不求耳大唐開基以至太平房杜之功也而二人生於隋世已登仕版文帝果可與有爲斯二人者亦豈肯埋光鏹采碌碌下僚而不願聞達哉後之人君讀史至此當起汲汲求賢之意要天下之仁人君子皆爲我用而猶未以爲憊是則永世永年之道也

太史令表充秦隋興已後晝日漸長開皇元年冬至之景長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七年短於舊二寸七分日去極近則景短而日長去極遠則景長而日短行內道則去極近行外道則去極遠京房曰太平日行上道伏惟大隋啓運上感乾元景短日長振古希有上悅於是改元仁壽以



取日長之意也。至於百工作役並加程課。

道德備者真聞規諫內不足者甘受佞人夫佞人之爲諂言也稱其所無者貪則譽其廉汗則誇其潔慘酷則謂之嚴斷苛察則謂之詳明而內不足者以不足爲歎也是以樂入其說不復計是非虛實也景短日長之論豈待聰明然後能辨也。而文帝信之夫日一日一周天其變三百有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可過也。若有長短則月之應日以死生星辰之隨天而進止皆當與日同其變刻則四時寒暑皆不當序而造化之功紊矣。是故君子有言凡人居履載之內而不識天地之所以爲天地在照臨之小而不識日月之所以爲日月蚩蚩之民何責焉學者若是其闕大矣。又况於人君乎。今也爲人所欺如玩嬰孺而不學故

耳故學者人君之急務也

柳述尚公主爲兵部尚書怙寵使氣帝問韋雲起外間不便  
事雲起曰柳述驕豪未嘗經事徒以主壻遂居要職亦不便  
之大者帝謂述曰雲起之言汝藥石也後有部內外官舉所  
知述舉雲起除通事舍人

韋雲起議論柳述而述舉爲所知其誠心服義歎未可知  
也其矯情要譽歟未可知也然聞過被劾而能不忿不怨  
稱而達之如出於誠心可不謂之賢矣乎如出矯情可不  
謂之勉於善乎是皆可師也

獨孤皇后崩太子對上及宮人哀慟絕氣若不勝喪者其廡  
私室飲食言笑如平常又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脯  
鮓置竹簞中以蠟閉口衣襪裹而納之

世無安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利而行之者，斯可矣。世無利而行之之人矣。得見勉强而行之者，斯可矣。勉强之行，若矯若偽，是固輕薄子之所譏議。訕笑以爲禹行舜趨者，然其譏議訕笑亦未可全非。以世有其人如隋煬帝是也。故夫君子小人之辨，矯情節貌而趨向在善，謂之勉强而行者，矯情節貌而趨向在惡，此乃少正卯之徒、聖人之所必誅而不赦。豈得與勉強爲善者雷同而論哉？煬帝深知父母忌克妬害有成心，易欺罔也。故匿姬妻，殺庶子，去聲樂尚儉素，以中母意，而傾東宮，則又造孝思，爲哀感，盛擗踊，假毀滅，以中父意，而固其位，而隋文一不能察也。嗚呼！知人實難。矧曰愛子以帝乙之賢，尚蔽於紂辛，而况隋文又何責矣！夫惟帝堯心如明鏡，廷臣以啓明，舉丹朱而堯以

一 罪惡知其惡天無私墮日無私照其萬世帝王之法數  
梁毗爲西寧州刺史蠻夷酋長皆以金多者爲豪俊遞相攻  
奪毗患之後因諸酋長以金遺毗毗曰此物飢不可食寒不  
可衣一無所受於是蠻夷感悟遂不相攻擊

黃金天下之寶人所欲也盜賊則攫之貪夫則藏之夷狄  
則爭之介人則遠之豪士則散之仁人君子所欲不存焉  
梁毗者其張奐之流歟知廉清之可以服貪爭也一無所  
受而諭以怨隙之所由起不獨言教且以身率雖夷狄尚  
且感悟而攻擊以消況於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其效當如  
何彼新室之權武陵王之篋畜之無厭祇以重死亦獨何  
哉而以畜不可忽誨人也

王通詣闕獻太平十二策上不用罷歸

伊尹於湯無素也感其三聘然後萌愷然之心伯夷太公  
於文王非相適也聞其養老然後有歸乎之歎孔明之於  
先王昧平生也蒙其枉駕然後起感激之意所謂待時而  
動樂則行之大人之事也隋文在位二十有三年其賢其  
否固哲士所量以行藏其道者使王通而不知或知之而  
與之言皆不足以爲智將何處乎孟子曰大有爲之君必  
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則  
不足與有爲也通誠有太平之策不待君之求之而登門  
自獻抑亦異乎不召之臣矣且隋主以篡奪得國而君臣  
之義盡爲妻所鉗制而夫婦之道乖以讒言廢東宮而父  
子之恩滅此三者爲天下本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  
以學禮皮之不存毛將焉傅乎于時賊嗣胎禍忠臣踈斥

四海之辨駁駸潰敗而通方談太平之策豈直不能身終

蓋亦不能睹形殆類一腐儒耳是何也此爲儒而

之蔽也或問自秦漢至五代千三百年知道之儒有幾人

曰難言也學問之富德義之修節行之高則多有矣盡覓

道體臻其蹟奧言之而當行之而允非得其傳者孰能與

此姑列其降者荀况董仲舒揚雄王通韓愈章章著矣况

也正而失之駸舒也粹而失之泥雄也潛而失之懦通也

懿而失之陋愈也達而失之淺董子有云爲人君父而不

知春秋前讒後賊不能見也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

不知春秋守經遺變不能處也必陷誅死之罪又曰仁人

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之格言也

而其事君則納忠行己則守禮表章經術而黜滅邪說其

功不在孟子之下此董子之善行也韓子有云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  
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  
此韓子之要語也而其事君則直言守道則不感力排釋  
老以扶皇極其功亦可亞於仲舒此韓子之勤力也故董  
氏韓氏比之三子爲又賢焉苟卿尊仲尼而非子思賢子  
弓而毀孟軻以性爲惡以禮爲僞非正而駁歟子雲用心  
於內其思深沉凡所立言依做大訓而莽賢之際黽勉苟  
容非潛而懦歟文中子讀書談道躬耕自娛累徵不起而  
於隋文說非所說於述經作非所作非懿而陋歟而三子  
立言可爲法於後世者益又鮮矣此五人者皆希慕洙泗  
不甘於弟子之列者也而成就止此况訓詁箋注之流乎

以見知學之不易爲也。今夫奕之爲數，小技也。射之爲事，末藝也。而有無敢與戰者。至於斷輪削篋，操舟之工，刻楮刺文，繕事之巧，累九升竿，承蜩獲狝之習，是非有道德之意，仁義之旨，及其精能之至，則疑於不可思度。而況人之所以爲人，有大於此者乎？老氏知之，故有真以治身，士苴以爲人之說。而其所謂真者，未免一曲之蔽也。佛氏知之，故有不立文字，指心見性之傳。而其所謂性者，未免背理之失也。雖然，其指之有故，而言之成理，得其宗者，方且師表一世，輕賤儒術，自以爲道之所在，而業儒之士，平日專精乎誦數，刻苦乎詞藝，以多聞博識爲淹該，以辨析同異爲詳審，或詆謚族譜，系之差殊，或考郡國方物之名數，是皆不足以爲己設。問以默而識之者，何所識？苟自得之者，



何所得行藏有是者何所有卷而懷之者何所懷感而遂  
通何以爲寂然之易無聲無臭何以見文王之乎則意塞  
而莫通舌舉而莫對乃反僕僕數拜於浮屠氏之前面壁  
灰心身若槁木之枝以求其所謂一超頓悟者沒世窮生  
泊然兀然竟亦無得也爲儒至此曾不如向之工巧技藝  
而造其妙者可不深思而求其故乎子雲諸人亦可謂豪  
傑自立者矣其於孟子蓋未能窺其藩而躋其闕又況於  
孔氏乎彼顏回高堅前後之嘆子貢立行來和之稱子思  
明動變化之誠孟子不可知之之聖豈徒爲空言而終不  
可至乎告諸往而知來者豈不在於求仁而得仁乎亦信  
子雲諸人未嘗從事於斯乎亦知孟子之後復有得其傳  
者乎夫口耳章句紙上語何足以入德乎歸而求之有餘

師以何必合中國而從夷狄之說

上寢疾於仁壽宮楊素柳述元巖入閣侍疾乃置太子入居  
大寶殿太子慮上不諱須預防擬手自爲書封出問素素  
錄事狀以報太子宮人誤送上所上見而大恚陳夫人爲太  
子所逼夫人拒之上恚其神色有異夫人告曰太子無禮上  
抵牾曰畜生何足付大事獨孤誤我乃呼柳述元巖曰召我  
兒述將呼太子上曰勇也述巖出閣爲詔楊素走白太子太  
子矯詔執述巖繫獄追東宮兵帖上臺宿衛門禁出入並聽  
宇文述節度令右庶子張衡入侍疾盡遣後宮出就別室俄  
而上崩故中外頗有異論

隋文於故太子勇睽疑之極故常言自仁壽宮還京師如  
入敵國他日又言畏其加害如防大敵然勇實無是也未

嘗如元凶劬之饗衛士未嘗如朱友珪之結統軍大索東宮繼得取火槐木數千而已而以今將被廢勇不能自伸也卒之追宮甲帖禁衛蓋出後宮獨留心腹侍疾而帝暴崩者乃獨執后所謂大孝愛之晉王而隋文信之立以爲嗣者也莫親乎父子莫近乎父子疑所不當疑而加以謀逆之名信所不當信而彼其殺之禍亦可爲聽牝鷄之晨忽主器之重者之永監矣抑述元巖親逢事會此千載一時也則當白帝併召楊素楊廣入閣當帝前質問陳夫人明正其罪降詔廢廣就議故太子可立則召之否則別命子孫之賢者素若不從請以軍法從事登時而宗社定矣乃出閣爲詔受制於賊俄頃之間轉福爲禍述巖死有餘責矣故曰知幾其神乎間不容髮之時應而不失其知

幾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隋紀 卷第十六

煬帝

隋紀

漢王諒爲并州總管高祖崩帝以高祖璽書移之先高祖與  
諒密約若璽書召汝勃字傍別加一點及發書無驗諒知有  
變遂反從諒者十九州王頰說諒宜長驅深入直據京都諒  
不能用言楊素反將誅之

舉兵必有其名立事不可行詐陳勝吳廣誅秦無道兵有  
名矣而狐鳴魚書乃行詐焉况彼之素業爲宋許賊事不  
許矣而頰於是助乃無名焉隋文之前雖官省事秘而史  
已載石當時中外頗有異論諒獨不聞取借曰未審而所  
移璽書不如高祖私約即可用此聲問大行變疾要駕不  
行矣故諒於大州兩從之取用王頰表誅宋人之策既近

京師則國喪情實理必彰露天不共戴死生以之豈不忠  
孝兩得乎而詭言素反爲是舉兵是詐也詐而無名是自  
爲逆也而可乎

誅兵敗請降除名爲民竟以勒死坐死徙者二十餘萬家  
巨而在遠不敢頃刻忘君必有天威不違顏之心然後爲  
忠而況子乎雖爾身于外安得頃刻忘父必有食坐見於  
羹墻之念然後爲孝隋文五子自去其三獨漢王諒最蒙  
寵愛上不豫凡五十日自并至雖非有甚遠入奉起居可  
也旣不能然請問崩故以兵從之可也楊素出拒是爲逆  
黨聲言其罪吾士氣自振師且而壯矣有知不勝赴敵而  
死可以見先帝於地下人子之道亦無負焉旣失上策又  
忽至計兵敗窮蹙乃至請降死於讎賊之手志節名義一

無所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初高祖與獨孤右誓無異生之子嘗曰前世嫡庶分爭或至亡國朕五子同母豈有此憂耶又懲周室諸王微弱故使諸子分據大鎮及其晚節父子兄弟迭相猜忌五子皆不以壽終

司馬氏曰辛伯有言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嫡大都耦

鬪亂之本也高祖徒知嫡庶之多爭孤弱之易搖曾不知蘇釣位逼雖同產至親不能無相傾奪豈諸辛伯之言得其一而失其三乎

仲尼聖父也伯魚賢子也以聖父教賢子其言曰汝為周

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二南猶正牆面而立耳夫周南首

關雎召南首鵲巢皆言后妃夫人佐助君子之道有男女

則有夫婦自生人以來誰獨不然何待明於二南而後無  
面牆之蔽乎君子之學也抑足於周南召南而已乎曰此  
聖哲之格言天地之常經人道所由立者以淺近而論則  
失之矣夫之職莫大乎刑家婦之德莫盛乎不妬開睢之  
詩專言后妃不妬忌之美也次之以樛木申之以鸛斯重  
之以桃夭而終之以召南之小星二南之詩二十有五其  
美后夫人之不妬忌者居五之一焉其化之應則又有兔  
首采芣麟之趾標有梅騶虞之篇其意以謂王后不妬忌  
於上國君夫人不妬忌於下不獨王與諸侯子孫衆多天  
下化之婦人皆樂有子矣夫樂有子則無間於彼我是庶  
人匹婦亦有賢行也人治如此則陰陽得其道理而天地  
之和應之麟出于郊庶類蕃殖蓬蒿不茂豕之屬亦不



可勝用而王道成矣後世於五經蓋亦謂嘗經聖人手不  
得不讀其讀之也口誦吟而心不信以爲古今異使陳迹  
難遵故平城之圍非舞干所能下亂秦之緒非結繩所能  
埋后妃一人修德於閨闈突與之間而使天下化之人人  
無姤忌之行至於鳥獸若草木裕豈不大有逕庭乎夫經  
所明者理也史所紀者事也以理揆之事以事考諸理則  
若影響之應形聲有不可誣者矣隋文爲獨孤后所制校  
謀哀誓捷而笄之蓋嘗手刃宮嬪帝不能正於是無異生  
之子而同母五男觀以常情不慮事變則庶孽窺覩之患  
誠無自而生矣獨孤氏不勝媚嫉旣禁切其夫又憾恨其  
子勇也雖中人之才而大惡不彰特以寵近一姬誕育稍  
衆讒言罔極遂見廢黜而多欲淫慝之人矯情飾貌誘取

信愛傾奪宗嗣堂堂大隋全撫四海夷狄賓服宇內晏如  
曾不十年盜賊充斥獨夫授首而祚祀圯矣方隋之盛也  
郡縣民戶上版圖者八百九十餘萬自王薄竇建德高士  
達爲倡而山東盡爲盜區是後四方並興擁衆十數萬而  
加多者垂五十黨以郡縣反者尚不與焉至唐武德六七  
年間蓋干戈雲擾狼吞虎噬者十三四年而後內盜悉平  
後二年太宗即位貞觀仁義之治興涵養休息至高宗永  
徽三年天下樂業阜生將一卅矣有司奏戶口纔及三百  
八十萬然則略會之隋氏極盛之民經亂離之後十存不  
能一二皆起於獨孤氏無關隴之德廢長立少而其禍至  
此然後知古詩垂訓之義至深至遠不可以爲空言而弗  
信也是故塗山興夏任姒造周易基乾坤詩首二南而竟

欲以天下授舜釐降二女觀其刑家既嬖于虞則舜之德  
能化人也審矣是故恃強怙大縱情性暴威武擊咄咄斷  
則千人張元據忿憤怒則百城流血視弃賢才猶弃弁髦  
士視視殺骨肉猶殺雀鼠鷄豚其酷讎凶德天下莫敢當  
也而大欲所牽一婦人掌握不啻如馴馬在御進退疾  
徐惟六轡之聽向之雄強悍桀加於人者了無所施反以  
殞其身害于家而凶于國是故聖王之道必先誠意正心  
以自治其身正然後能齊其家其家理然後能治其國事  
若緩而效速行若迂而勢順及其治定功成能使中國為  
一人而天下為一家兵寢刑措如唐虞之時成康之世者  
豈欺我焉司馬氏獨以大都耦國斷隋之所以亡曾不知  
內寵獨孤外寵揚素次子奪嫡乃隋之所以亡者若秦王

後蜀王秀未嘗舉事先被廢斥漢王諒雖已起兵尋即摧敗大都耦國豈能爲隋膏肓之疾歟

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北有龍鱗渠綠渠作十六院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秋冬彫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則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內亦剪綵爲荷芙蓉莢乘粟遊幸則去水而布之

聖人之養民也於民之所不能用者猶裁成相協之使咸得其所如罔罟耒耜舟楫杙臼弓矢宮室棺槨之類至於治麻絲爲酒醴和金石草木以成湯劑救瘥札皆是也則未有棄大用歸於無用者也民之大用莫大於衣食是故天子親耕供粢盛率天下之農氓王后親蠶爲祭服率天下之婦功二帝三王以來莫不然其不可緩而重之如此

今乃取綺羅縠帛以被卉木爲美觀加之沈染工技之費而歸於無用其比之暴殄天物者厥罪均矣臨川有言人主役使羣動費而不爲侈毀絲綵製花是亦役使羣動爲大費也得不謂之侈乎一婦不織天下或受之寒隋家凡幾宦官凡幾樹苑中之沼凡幾所以新易弊爲之不窮則一歲之中用絲豈可計而天下之寒者衆矣自隋歷唐以至于今五百年不聞造花以被卉木矣而綵花之習猶在也通四海九州而會之則於宮樹苑沼相去幾何又有廢金爲服飾裊偶像者卒伍之妻商賈之妾倡優之人釋老之官莫不誇多鬪靡雖有大禁而莫之行也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甚焉詩曰爾之教矣民胥效矣必欲惟土物愛不作無益華薄從忠變奢爲儉者當自官禁始而必行其禁

庶有瘳乎

帝頗惜名器羣臣當進者多令兼假而已雖有闕其不補名器君之所司不可以假人古之格言人君之要守也煬帝能惜名器當遷進者亦不輕授而令兼假寧闕其真詎非賢乎曰此似之而非者烏得賢夫煬帝貪欲忌克人也貪欲故容忌克故狹以狹心行吝意雖鴈門危困僅脫猶減削將士勲賞况平時而肯以官爵與士大夫乎然亦未必不有輕視士大夫之心以謂莫足以當我之官爵者當是時興唐才智之臣皆如金玉隱於沙石之中而獨與宇文述裴矩裴蘊宇文愷虞世基數人歎弄天下以取敗亡則其靳惜名器祇足失士以爲他人之資耳

楊素雖有大功特爲帝所猜忌素寢疾帝恒恐其不死素自

知名位已極不肯餌藥曰我豈湏更活耶

楊素廢東宮黜蜀王秀會漢王諒以扶煬帝前後三被賞賜通受帛一萬一千段綺羅千匹妓妾二十人及金寶車馬之屬方其未得此也楊氏資產已不可勝會僮妓各數千人然則三賜雖多於繼富也亦何有而官爲上宰爵祿大國亦無以復加借曰吾不爲是姑爲自安之計耶而前則見踈於文外優崇而實奪之權後則見忌於煬示殊禮而恐其不死素也尊榮兩朝受疑兩君心不遑寧病不敢療惴惴然首領是虞自伐而死然則向之所爲無乃徒費耶不爲是而死豈不忠且榮耶不爲是未必有禍豈不賢且安耶是故君子莫大乎由義以聽命以義有不利而不肯由以命有難知而不肯聽其爲小人也無所不至矣

置洛口田洛倉穿三千三百窖窖容八千石

食者人生之至急饑饉者天時之大變也故保民之道莫先乎足食舜以此戒十二牧箕子以此告周武王孔子以此荅子貢語子張孟子以此遍告齊滕梁魏之君而王制以制國用視豐耗量入爲出必使有九年之蓄其先務豫備如此然則隋帝之積米其多至於二千六百餘萬石何凶旱水溢之足慮其無貶矣乎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不紊其序然後治效立煬帝極奢于內窮武于外耕桑失業民不聊生所謂江河之水不足以資漏甕然則雖倉窖充盈適足爲重斂多藏之罪耳故武王伐紂散財發粟而鹿臺鉅橋不能與殷同固隋氏洛口正此類耳

牛弘問劉炫曰今令史百倍於周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



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  
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萬里追證百年舊案事繁政弊職此之  
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故炫曰  
往者州惟置紀綱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則官長自辟  
今小大悉由吏部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

劉炫之荅牛弘者是矣而未盡也其不敢正言耶夫令史  
數多而不遑寧處者良由隋文之治皆吏道也繁文有獲  
治之慮舊案有追證之虞官盡屬銓曹事悉循條例則權  
必歸於令史而簿書日多簿書既多則令史勢必加衆欲  
其簡省從容何可得也然後知隋文勤勞旰食以衡石程  
書者大抵法令文案而已此乃老蒼積吏用以困眩官長  
者而以人主之重自弊精神其末流如牛弘所問固宜也

古之聖王不敢怠逸自致其勤者豈爲是哉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修令夜徹百工使無惰滯而後即安則又有賢后妃鷄鳴儆戒或中夜以思坐以待旦而行之若區區然以文案爲訓典以法律爲詩書則自宰相而下擇史胥爲之足矣又何必求賢才故人主之勤一也國或以興亦或以衰蓋知勤而不知所當勤能知所當勤而勤之其興隆孰禦焉

帝徵天下散樂高頴諫不聽退告人曰周天元好樂而亡安可復爾爲人所奏帝以頴誹謗朝政誅之

隋氏諸大臣無出高頴者矣恨頴所以處廢興得喪有未善也論知己而能相用孰如文論憾己而不足事孰如煬文帝尚且不能久要中道而變乃仕於賊子之朝又與之

論辨禮樂是激發其宿憾而速其見殺也隋煬無道極矣  
然方之高洋慘酷則少貶焉為頰者當文帝廢斥為民之  
後不復甞起自放於幽閒寂寞之鄉耕田鑿井以供租賦  
而待天年其或可免乎伊尹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  
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聖賢之  
監古處今欲君臣之間全其終始如此頰獨不此之慮耶  
薛道衡有才學有盛名高祖末為襄州總管帝召之道衡上  
高祖文皇帝頌上不悅會議新令久不決道衡曰高頰不死  
今決當文帝怒曰汝憶頰耶付執法者推之裴蘊奏道衡有  
無君之心罪名雖似隱昧情意深為悖逆帝曰公論六逆妙  
體本心遂殺之

薛道衡有才學之名而無義理之識方隋文帝廢太子時道

衛以樞要近臣不能諫爭親宣詔旨成君之惡矣煬主召之蓋以報德也道衛豈不知文帝崩殂之故而稱美先德於賊子之前將以警之耶抑以愧之耶以二事核之於義理皆無所合其學不足稱矣裴蘊所謂意爲悖逆者腹誅之餘論也管蔡將叛周公不知而張魴裴蘊乃能隔皮肉胥血見人順逆之情煬主又稱其妙體本心吁亦異哉推所憎惡與所忌疾指其心曰爾將爲逆爾將爲逆然則誰不可殺者此與商紂剖比干以觀七竅也幾希矣或曰堯舜畏壬人難任人說者曰壬任也任猶妊也婦人之妊莫能知其爲男爲女也小人懷其情實而不可知者似焉是以堯舜畏而難之夫亦非妙體本心之謂乎曰此臨用上代之說也先儒尚訓故自孔氏以壬與任皆爲佞承上文

而言之曰巧言令色其佞云爾此則有可指證以爲罪者  
若探其情實曰甲盜也刑之乙盜也官之是堯舜與桀紂  
同一制刑而張湯裴益所建乃臯陶作士穆王訓夏之闕  
典矣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其於宰我曰吾聽其言而  
觀其行錐心如明鏡物無遁情終不立探人情實而治之  
之法予以知臨川王氏之爲邪說也然則春秋推見至隱  
者非歟曰是爲亂臣賊子有其事而避其迹反以歸諸人  
者故發其藏蓋而斷其姦慝豈以困無罪之人哉

帝欲大營汾陽宮御史大夫張衡諫曰比年勞役煩多百姓  
疲弊願加抑損帝甚不平衡又詔人曰薛道衡真爲狂死帝  
怒除名爲民

張衡以州司馬爲晉王廣奉宗之策不遵欲求富貴於

晉妻爲天子時耳然五六年間自右庶子纔得爲御史大夫即被黜削放還田里曾不及州司馬之爲安也富貴之願初不滿肯而惡逆之罪上通于天方以百姓疲弊爲言夫百姓疲弊比之王室亂亡孰重又以薛道衡之死爲枉夫道衡之枉比之又帝暴崩執酷小人冒昧近利履危蹈險以徵幸於一時弑其君父旣從之矣又欲以忠言正說取名於外姦凶反覆豈不可疾之甚哉

帝自江都幸涿郡御龍舟度河入永濟渠勅選部門下內史御史四司於前舡選補受選者三千餘人徒步隨舡三千餘里不得處分死者什一二

甚哉美才難得而凡馬之衆也夫自江都至涿郡隨舟徒行自東南而極北遯矣而受選之士三千餘人其於重斷

逐逐而不去以至死亡者乎以見此三千餘人皆恣睢地  
瑣之流耳委以章綬錯諸百姓之上處于庶務之間決知  
其不免於瘵曠之負也故善爲天下者如漢光武唐太宗  
皆減省吏員而賢才是擇惟恐其雍於上聞也專顧已私  
者不爲官擇人入仕者數倍於員闕以收其虛譽昂斬然  
見頭角者則消磨汰汙之惟恐其與己軋也於是服膺官  
使新故更代徃徃恣睢嵬瑣之流而天下之禍亂起矣

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爲帝合鍊金丹帝爲之作嵩陽觀常  
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六年丹不成帝斬之

隋煬在位十三年未嘗有一事偶合於善者猶軼帝誕爲  
差勝然役數千人者凡六年其勞民費財豈可資集則雖  
能誅之亦未足以償所失之怨也凡方士罔不爲大言以

要人或引其期或廣其役或求所難得或邀所不可從蓋不如是不足以神其術而處其身蓋嘗有鍊丹者云炆火比病丹惟得桑柘之所變而非炭煤之屬乃可於是出幣鍊擇最美者如薪然束之旬月中焚三千匹亦不聞其有成也故夫求長生塵金丹自秦以來千五百年未有一人住世而不死者亦可監矣

帝大舉伐高麗左衛將軍麥鐵杖請為先鋒謂其子曰吾荷國恩今為死往遂戰死

麥將軍之死勢未至於必死之地也而慷慨赴敵勇舍其死何也謂高麗不可破乎謂隋煬不足事乎見天下將亂不忍蹈之手抑亦如伏波馬革裹尸之志乎詳味其人蓋出最後策耳煬主弑父殺兄塗炭百姓而為之捐軀血膏



草野勇則勇矣不亦傷勇乎然則既已在行如之何而可  
曰勿請為先鋒隨衆進止全軍而反它日勿復為將可也  
諸將之東帝戒之曰今者弔民伐罪非為功名諸將或不識  
朕意欲輕兵掩襲非大軍行法當分軍為三道有所攻擊必  
三道相知毋得獨進凡軍事進止皆須奏聞待報

煬帝素以狡猾詐偽為心術今傾國征伐亦不能勉布忠  
信又飾詞號令以濟其姦蓋自即位之後未嘗臨戎至是  
始身督諸軍遂欲進止節度皆自己出徵倖克捷則大告  
武成而將帥不足言矣其心實為功名而大言以反之此  
與所謂朕與文士高選亦當為天子相者趣者也前此  
下林邑克契丹大破吐谷渾朝赤土服無有敢高昌降突  
厥來虜羅無不如志此賢主所未必得者而煬帝能之所

謂天助不善非佑之也厚其毒而將降之罰耳若使軍師  
說客於彼七國有摧敗齟齬則遼東之行未必至若是勇  
也以符堅善於治國兵威無敵施之江南遂至亡滅又况  
湯帝乎故天以武功張於前以禍亂震於後然後逆賊之  
獄成而大罰加矣網恢恢而不失可不畏哉

禮部尚書楊玄感見朝政日紊而帝多猜忌內不自安遂謀  
作亂帝再伐高麗命玄感督運玄感選運夫得玉千人刑牲  
誓衆且諭之曰主上無道不以百姓為念死遼東者以萬計  
今與君等救兆民之弊何如衆皆踴躍稱萬歲乃勒兵部分  
湯之罪惡不可解掩方之桀紂浮之已甚矣人得討之古  
今通誼也而楊玄感則不可玄感者素之子也素者廢太  
子黜蜀王秀討漢王諒終始湯主篡弑之事而左右之者

也玄感以父之故致位列卿父子相殘十年玄感所以失道  
昏淫馴致禍亂者未有一言規諫恐為己不利矯詐而起  
兵方無事時則叨竊貴富於朝廷又勢已傾危則賣忠義  
於羣衆人而如此狗猪不食其餘矣昔衛殖廢其君其子  
喜復之春秋猶書曰竊喜弑其君若玄感者叛逆之賊何  
足道哉

玄感既平推治黨與帝曰玄感一呼而從者十萬益知天下  
人不欲良多即為盜不盡誅無以懲後遂殺一萬餘人枉死  
者大半

伏節死義不從於亂古之教以責為人臣子者而不以責  
百姓也民心無常惟惠之懷是故聖王教民畏民愛民保  
民而不聞必其從已而不得從人也吾撫之盡其道則彼

之親其上猶子之於母有不忍離者不撫而虐之則彼之惡其上猶讎仇寇賊然又安得而禁之煬以一身與千百萬人爲怨敵不自省己而憾民從亂卒也會之類之數之縊之者乃所親信厚善宿衛之人也一人三失猶不免於隱微之怨况隋煬之罪盡南山竹不足以書乎

有事于南郊上不齋子次詰朝備法駕至即行禮是日大風上獨獻上帝三公分獻五帝禮畢御馬疾驅而歸

董子有言自非大無道之君天盡欲扶持而安全之故時出災異以警戒之至于再至于三而猶不悛然後改命有德若隋煬則大無道矣故自即位至縊死十有四年之間無復災異之變蓋其奪宗爲儲是日四海地震天既以告文帝而不知戒焉則已矣天意若曰罪惡如煬非所告也

然則七年夏四月山東河南大水漂沒三十餘郡冬十月  
底柱崩偃河逆流數十里何也按是春下詔討高麗四月  
大徵天下兵十二月山東羣盜起人事感動則陰陽應之  
山崩水溢不以雨故而四方之盜始於東南此感應之符  
爾或曰使煬主觀而知懼罷兵不用增修德政可有瘳乎  
曰罪有輕重惡有大小小惡輕罪悔而改往聖人所許也  
五刑之屬三千而無弑父之條是不孝不足以盡之而煬  
也犯焉縱使息役罷兵省德修政是一盃水不足以救一  
車薪之火亦無全而歸之之理矣或曰楚穆王何以能免  
曰中國者禮義所自出人治之大者矣而何夷狄比耶故  
經史所載中國之人而爲商臣之事則未有能免者天下  
豈有無父之國也隋煬窮罪極惡而天不告幸幣郊見而

天不答大風之作正與慕容德同符蓋天動威以絕之也  
故上天威怒莫大於郊見而不答既以景氣晏溫日星明  
概為饋饗之瑞則震風凌雨不得成禮為勦絕之應必矣  
初高祖夢洪水沒都城意惡之故遷都及帝即位忌大將軍  
牽渾門族強盛有方士安伽陀言李氏當為天子勸帝盡誅  
海內李姓者渾從子敏小名洪兒帝疑其應讖收渾家誣其  
反而誅之

興廢有定數乎曰一行一止猶非人所能為而況於得天  
下失天下乎然則人事無與焉任之可乎曰不可也以身  
論之生死有定數矣節嗜然慎食飲時其起居而平其喜  
怒使六淫不入則可以康寧而考終矣曰死既不可逃不  
若逞嗜慾恣食飲起居陵暴喜怒剛併則邪意能侵維無

疾可使有疾而長年可便夭折矣故聖人知數而不任於數必盡人事人事無憾則未有當治而亂當盛而衰者也若惟以氣數之不可移是紂所謂予有民命而罔懲其侮則必亡而已矣隋文之夢與方士安伽佗之言其應爲李淵而李淵不可得而殺也則將如之何抑以天下爲羅凡李其姓水其名者盡誅之乎則桀紂之虐猶不至此其亦敬德修政可也隋文雖混一海內以勤儉致富庶而無經國遠猷取周幽王晉獻公所以亡國敗家者躬蹈其轍而又苛酷嗜殺亂天經而逆物情重以賊子縱欲肆於民上政使亡一李淵必復生一李淵是故占步之學君子不學精如子雲而不免投閣之辱驗如郭璞而不救日中之死堯命舜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舜方且察璿璣玉衡以齊

七政舜命禹曰天之曆數在汝躬而禹方且請救下功臣  
稽首固辭此聖人處天人之際爲後世之法者也

李密說翟讓曰今百姓饑饉洛口倉多積粟將軍若親帥大  
衆取之如拾遺耳發粟以振窮乏則百萬之衆一朝可集然  
後檄召四方引用賢豪除亡隋之社稷布將軍之政令讓從  
之密讓將兵七千襲破興洛倉恣民所取於是降者如流衆  
數十萬築洛口城而居之讓推密爲主既而爲密所敗

揚玄感之反也李密爲謀主其中策使之徑取關中玄感  
不從而敗及密起此策故可用也而盤桓洛口因逐城之  
何工於爲人謀而拙於自爲謀也密之衆本飢餓之民烏  
合成聚眷戀二倉積粟故不能去爾觀密說翟讓之言若  
有大志者然大丈夫欲拯生民去其疾乃不能致衆而借



勢於讓又負義而殺之以項梁之強披詐誅其守以起事  
猶無所成而況於密乎

李淵為晉陽留守其子世民見隋室方亂有安天下之志與  
晉陽宮監裴寂晉陽令劉文静善世民說淵興義兵先是裴  
寂私以宮人侍淵寂從容言曰二郎欲舉大事正為寂以宮  
人侍公恐事覺耳公意何如淵曰從之耳乃詐為勅書發兵  
擊高麗由是人情益惡亂文靜勸淵與突厥相結以益兵勢  
淵卑辭厚禮為書遺始畢可汗云欲舉義兵遠迎主上始畢  
曰隋主為人我所知也唐公自為我當助之將佐請從突厥  
之言淵不可寂等乃請尊天子為太上皇立代王為帝移檄  
郡縣以示突厥淵曰此可謂掩耳盜鍾然洎於時事不得不

爾

湯伐夏數桀之罪曰矯誣上天率割夏邑大桀如是而已  
武王伐商數紂之罪則多矣其大者則沈酒冒色昵比罪  
人賊虐諫輔毒痛四海皆有之矣紂之甚者不修郊社不  
享宗廟湯雖不至是而弑父殺兄則紂之所末有其當討  
無疑矣世民父讐爲方伯已賜鈇鉞可以專征于是播告  
之修聲湯帝罪大逆無道浮于獨夫如此則雖德非成湯  
亦無愧於自毫之載矣不必用宮人私侍以劾父也不必  
詐爲勅書發民以鼓怨也不必稱臣突厥資力以助勢也  
不必遙尊江都爲太上皇而立代王爲帝也不必卑辭復  
書推獎李密以驕其志使不爲我患也堅守晉陽收召豪  
傑厚集其衆分擊東西二京義聲旣振羣盜自下乃遣良  
將總銳師南指楊土撫赦曉果離析楊廣之衆如此則不

逾旬時罪人斯得天下歸唐其誰能禦之惜乎世民有安天下之志才足以撥亂而無湯武反身之學劉文静智謀之士耳裴寂又出其下故雖乘時舉事不旋踵成功而用智術違義理者多矣

淵以書招李密密復書曰自惟虛薄為四海共推所望左提右挈戮力同心執子嬰於咸陽殪商辛於牧野豈不盛哉淵笑曰密妄自矜大若遲絕之乃更生一敵不如卑辭推獎以驕其志復書曰吾幸承餘緒大會義兵志在尊臨唯弟早膺圖籙老夫復封於唐斯榮足矣璽辛執嬰所不忍言密喜曰唐公見推天下不足定矣

以義兵名其師曰為王室有叛亂之人其伐義以討之若光武伐莽先主伐操之類是也長時唐公專稱湯為太上

而將扶立代王則不義之實使誰當之指燭帝耶又臣當  
尊指羣盜耶則我未有以異彼者措詞不營蓋擇義未精  
也由是觀之李密所謂殪辛執嬰者乃唐公所宜為而唐  
公方且以不忍聞答之則名實亦矣矣

淵克霍邑勞賞吏民選其丁壯從軍關中軍士欲歸者並授  
五品官遣歸或言太濫淵曰隋氏吝勳賞以失人心且收衆  
以官不愈於用兵乎

賞兵當以金帛不當以官官所以待賢才也唐公既失之  
而所與者皆關中軍士非有功伐特欲使歸長安誘動衆  
情耳此又失也隋氏吝勳賞固非然人心附離乃條道之  
得失必欲以官收之安得如許官而給諸此又失也流及  
後世其弊益甚視其役則荷戈負甲之士也問其官則刺

史大夫也宜既高俸養一卒之費歲為錢至有數千萬者禍亂未平而民力已竭矣

泰山道士徐洪客貽李宥書曰大衆久聚恐米盡人散師老厭戰難以成功宜乘進取之機因士馬乏銳沿流東指直向江都執取獨夫號令天下密壯其言以書招之洪客竟不出莫知所之

洪客之謀奇而正非惟李密不及唐諸人皆不及也天下未嘗無才或隱於屠販寄於盜賊洪客魏徵優游黃冠中而抱臣時之略懷濟世之具而人不知也隋煬無道民怨可也軍覆可也士大夫去之可也為道士者棲身煙霞脫迹塵垢人君得失天下理亂何預我事而懷德發言深達要領勸人決策直取獨夫計不亦乎人之棄去非是懿德

冀此之謂矣。隋煬帝兵威震搖天下，視殺數十萬萬衆猶踐螻蟻而一。道士乃生禽取之計，大禹有言：「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况非愚者可不畏哉！」然李密不足與言，洪客無乃未知晉陽與師或無路自達，聊於蒲城公發之耶？以此一言觀其人，其智中之奇固多矣，而迄不自見，雖太宗得天下，亦寂無所傳聞，豈已死歟？抑如黃石公魯仲連之流歟？嗚呼！可謂高士矣。

焉。邑郡丞李靖素與淵有隙，淵克長安，收靖將斬之。靖大呼曰：「公欲平暴亂而以私怨殺壯士乎？」世民固請乃舍之。因召置幕府。

李靖將略與秦王伯仲間耳，餘人不能及也。唐公方經營天下，且與之有隙而不知其才，徵秦王力救免之，則靖必

死矣淵何爲而生隙此必靖輕之有素也夫不忘宿怨雖  
漢高天度尚且未帶於雍齒然得子房一言不旋踵而封  
之秦王固請僅得不斬而自不能用也其相去遠矣迹淵  
人物之鑑猶不逮滕公非有世民爲之子則天下豈唐所  
有哉

恭帝

隋紀

詔唐王劔履上殿贊拜不名

天道誠聖人亦誠人非生知安行必勉於思誠思而不息  
雖非生知亦能學而知之矣雖非安行亦能利而行之矣  
湯武之德不及堯舜而列於聖人者由此其難也故曰湯  
武身之也又曰反之其身之者不徒言之必躬行之也反  
之者不遂於情而復於禮也死位至帝王其有實未有不

過絕於人者惟不知反身之道行不副言而情移其性則  
日遠於善而趨於不善如水之流於下也躬行復性其要  
不在乎他在乎去偽而已矣桀紂尚為君則臣之天命殛  
之則伐之固不虛為臣之名而實為伐之事也以方  
伯舉兵放殺而易位固不以漸次嘗試今日為家宰明日  
為上公若毀兒齒而取之也其可其否一斷以義不可則  
止可則行其止也初無進動之形故止而安其行也亦無  
疑悔之慮故行而果此湯武之事也唐王惟不正名揚廣  
為弑父與君之賊而舉師是故節目繁多詭正並用故興  
王之術駁而不訖也去歲代王侑年十有三雖戶帝號豈  
能出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乎今茲劔履上殿齎拜不  
名又豈恭帝心崇唐王而為之乎越兩月九錫詔下唐王



乃曰孤棄大政而自加殊禮可乎魏晉之迹皆煩文飾偽  
欺天閭人孤竊耻之湯武皆推其至誠以應天順人豈必  
効唐虞之禪乎此言美矣而實未能然殊禮固不可自加  
也黃鉞都督丞相唐王之命果出於恭帝耶後之自加爲  
非則前之命之爲僞矣前之命之爲是則後之自加亦何  
爲而不可故能言湯武之誠而不悟在己之多僞是故學  
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聽天而不迫思誠  
而無僞所以爲君德也有君德則天德也有天德然後可  
以居天位矣

煬帝至江都荒淫益甚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司馬德戡字  
文智及等欲逃亡懼不免禍乃行大事以餐及兄化及爲主  
引兵入宮帝曰我何罪賊黨馮文舉曰陛下違弃宗廟巡遊

不息外勤征討內極奢淫使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  
抑非拒諫何得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董榮祿兼極  
何乃如是今日之事孰爲首耶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  
遂盛帝教之化及自稱大丞相立秦王浩爲帝居別館以兵  
守之化及擁衆十萬據有六官奉養一如煬帝

凡誅討無道之人得數其罪而屈其詞猶治姦惡之囚而  
得其承欵也夫然後快於人心如胡亥楊廣是已然廣貴  
司馬德戡曰我負百姓而於爾等榮祿兼極何乃爲是德  
戡等皆無以應其無以應也亦猶煬帝之不能自文也于  
是君不君比於獨夫而宜於弑臣不臣同於叛逆而宜於  
誅惜哉字文化及之不明乎義而爲利所沒也

唐王世子建成秦公世民督軍十萬至東都王世充閉門不

出城中人多欲爲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懸  
軍遠來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引兵還

當是時王世充外困於密內得權未專唐兵臨之既有內  
應正可取之時也而秦王舍之而去何也若乘時克東都  
則密非世民敵亦不勞餘策矣矣今不取他日之役動費  
十倍秦王無乃千慮而一失乎曰秦王言新得關中根本  
未固雖得東都亦不能守此事實非詭語也乃若王之深  
算其自度辦世充有餘縱使勢成亦必能克特欲它日專  
其功不欲與太子同事耳不然密於世充爲讎而更與鄭  
爲援兵家離合難易之勢也秦王豈固釋所易而甘從事  
於難者乎

高祖

唐紀

以裴寂爲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爲納言上待寂厚羣臣莫  
比

裴劉皆非宰相才一時起事同謀次第至此耳然自二人  
長短論之文靜智計出寂右建義之舉又文靜先言而高  
祖待寂特厚者寂之爲人宜於高祖而文靜爲人合於秦  
王也晉陽宮女之事自剛明者所不肯爲不幸失之於初  
當終以爲悔而咎裴寂之誤已高祖則不然不取磊落奇  
士而眷眷於私暱狎比之徒而猶不忘也文靜固非宰相  
才寂旣知政事文靜因無以自凡故唐室之初殊不足觀  
高祖有天下若幸而得之者故曰人主之職論相而止矣  
李家兵敗於王世充帥餘衆來降朝廷待之不副本望鬱鬱  
不樂乃說上曰山東之衆皆臣故時麾下請往以撫憑藉國

及取世充如拾地芥耳上遣之羣臣多諫上不從密至桃林  
遂反

唐高祖遣密何思之不詳也曹公不追關羽爲其有君臣  
之分先主不留徐庶爲其有母子之情密何說哉以三十  
萬衆驕矜敗亡平日爪牙莫肯再爲之用况又各有係屬  
安能復收之密爲此言以給高祖而高祖聽之過矣密初  
入朝授任誠薄高祖若念始者復書早膺圖籙之言盛宮  
室多子女衍金帛寵以虛名厚其禮貌則密亦無以生其  
姦心矣

上以舞胡安比奴爲散騎侍郎李綱諫曰古者樂工不與士  
齒又况天下新定功臣行賞未遍高才猶滯草萊而先擢舞  
胡爲五品非所以示後世也上曰業已授之不可追也

業已如此云者不肯改過拒諫之辭也李綱之諫比諸孫  
伏伽借裙襦充妓衣之論則又切矣何高祖能從伏伽而  
不能從綱也伏伽所言爲其事而無其人故易從綱所  
則有其人矣高祖心悅其人故諫不能入雖然英明之主  
則無是矣當是時天下猶未平以金帛賞於優尚恐戰士  
缺望而以黃散要官捐之舞胡其亦蔑視士大夫而輕王  
業也哉

漢建德討宇文文化及禽之先謁隋蕭后語皆稱臣素服哭場  
帝盡哀撫存隋之巨官然後斬化及等

商紂既亡商之子孫皆臣服于周所難化者惟沫上頑民  
服紂成俗乃有哀號呼天欲紀其緒蠢然警動及鄙周邦  
則未聞殷之賢臣爲紂斬衰擗踊敬事妣已者也隋煬之

罪視桀爲浮其怨疾敵讎遍于四海民欲與之俱亡非若古昔王畿之內被害特甚者而已竇建德於是焉數字文  
化及以世受國恩不能斥諫親行弑逆輒自稱尊討而殺之可也而爲昏煬發哀拜謁蕭后則施之不當何足以感動人心其與漢高爲義帝之節不亦異乎

上素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死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爲昭儀由是授上儀同上以德彝在隋諂巧不忠深誚責之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上上悅俄遷侍郎

禍亂之臣於興國無怨惡也而不可不戮者天下之惡一也謝塗炭之人又以訓吾之臣子也古之賢哲有私勞於我而犯大義者猶不敢賞矧汝之故舊乎至於身爲大臣產禍召亂又與叛逆詬詈其君此而不誅反寵秩之唐

之官爵為不足貴矣秘策云者非曲逆之六計子房之足也必奇技淫巧取媚房帷之事耳此固姦諂無耻者所優為也

齊王元吉為并州總管性驕侈好田獵奴婢數百人使之戲為攻戰死傷甚衆乳母苦諫元吉醉怒殺之坐免官元吉諷并州父老詣闕留己遂復其任

晉陽王業所起委之帝子宜矣而元吉驕奢好田酗酒妄殺而所長不聞夫豈可以牧民御衆乎免官追還是也復以詭計得留詰讓不加訓戒不行是愛之過而稔其惡也非特晉陽之人橫被虐政而元吉自此長惡不悛喪其封守亡日幾於邦國大禍是故古人有言愛子者必教以義方而不納之於邪驕奢田酒而安於忍所自邪也



王世充酖死隋皇泰主主曰願自今以往不生帝王家

人有死於此復生於彼之理乎曰佛氏云然愚以謂無此理也人之所以有生陽氣施而陰氣受也其死也二氣離也何獨人凡物之生死皆然使父母而不遇未有能化育者遇而成其包任非一日至於日至之時如日出如雨降其生也不可禦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人之爲嬰孩也知求乳而已視無見也聽無聞也心無思也童然而已矣養而就之五官之用與日滋長血氣盛筋骨強而體用備則強者向於羸弱者趨於衰至其極也心思短聰明近耗消漸散若冰釋若火滅其盡也不可止雖欲頃刻稽之不可也此人生死之大常也故原始要終則知死生之說矣原者推其本也要者究其極也其本以是生則其極以是死

豈不簡易而明白哉佛之說則不然爲繼母所憎而并惡其父逃而出家則以其體非父所鍾也去降神于天託陰母胎而出自左脅蓋以施受之道爲浼己也故其言曰衆生各因淫欲而正性命使世人皆離此以證無生其不能然則愛爲根本死於此生於彼或人而爲畜或畜而爲人輪轉相續無有窮已故人貴修行精練不殺禽獸免於報身隨念之善卽生樂處此其迷人誘世之大略也欲驗其不然者請得以質之羽毛鱗介與夫喘而肖翹之物在天地間抑有定數乎抑無定數乎若無定數則安知人死爲畜畜死爲人也若有定數則自古至今人與禽獸相爲死生不過此數以大較論之人殺禽獸則不可爲量其禽獸能殺人者無幾矣是當會數日加多充滿于宇內人且能

少遂至於無人然後其報復之事信矣而有不然者太平之際人得其養海內之戶以千萬計于時動物亦不可勝用上下給足若禽獸爲人則禽獸宜彫耗而反加繁多喪亂之後人失其養或至千里入煙斷絕于時庶類亦不能獨茂求之難致若人爲禽獸則禽獸宜繁多而反加彫耗此以目覩實事而質之者一也人之寐也氣不離形識知固在也而不能於寐之中自知其寐也其將寐也雖大聖人亦不能卓然了然知寐與寤之分際也死之異於寐也以方寤之時或呼之或觸之瞿然而覺也死則不能矣呼之觸之瞿然而覺然其寐之熟也則晦昧冥漠與死者無異又況於氣旣離形如光之脫火知識泯泯不可復陽乃曰我有一念由吾所積故旣然隨善惡所感而有所如往

豈不妄哉為佛之學者修行精練或有術數能知死期語於人者吾去留自如孰有生而不死死而復生者此又以聚散實理而質之者二也智者推是以思之則輪轉之妄見矣既不惑於輪轉則其言鬼神者亦從而可辨也其言鬼神既失正則其言性命道德亦不可信也蓋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即性命道德之理非有三致得之則皆得失之則皆失也或曰自賈誼明達已言人死為物非始於佛也亦不足信乎曰賈生所言亦猶莊周論神奇臭腐去者言人死則與朽壤之類等耳然則記井識環之事如何曰是時佛說入中國已久抑已有幻之者耶或適有相類者耶嘗聞之侯仲良曰佛氏有奪胎之論何其不思而罔之甚也受氣胚胎誕彌厥月而為他人鬼鬼所劫然則胚胎

之父也其生物乎其死物乎其空空無物乎則以問之名  
情善果果曰不然譬之佛館既有舍之者矣俄而勢力者  
至彼固當出而避之奪胎猶是也此二者愚智之辨也然  
則以鬼事者何謂也曰緣子孫之心而制禮也祖考往矣  
爲子孫者以爲無有而不祀於心安乎安則不祀可矣苟  
有不忍之心如存之念則爲廟爲主奉承而祭之不得不  
然矣然則祖考來格者何謂也曰此他人所不能知惟將  
祀事者知之儼然如見乎其位肅然如聞乎其聲穆然如  
瞻其容如在其上如在其在左右致愛則有致敬則著此所  
謂來格來饗者也若射昏弄肆祀則非矣矣五經均所以  
載道也或陳其書或闡其微無精祖儼然之殊也浮屠氏  
之類者殊有不讀其書若曰寂然不動齋戒以神明其

德此圓佛之道也。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此圓佛之教也。是譬猶觀人者，取其一節，以爲全體。觀海者，認其一涯，以爲全潮。所遺多矣。彼徒悅齊戒之德，而不知吉凶與民同患之用也。徒取寂然之靜，而不知感而遂通之應也。徒喜其死生鬼神之名，異佛同而不知原始反終爲物爲變之所以然也。而昧者信之，因以謂佛不二維傳慧辯析如迦宗元亦推尊之曰：其說合於生而靜者是亦斷章取義也。宗元又曰：佛者數人始以性善終以性善而眉山蘇子表而出之，以爲與孟子同。是又不以大全勘之也。或曰：如子所言，則凡人之精爽靈明，卓然異於萬物者，其死也則與土木比乎？曰：人之所以爲人，蓋有不爲堯存，不爲桀亡，不以生而精爽靈明，不以死而晦昧宜滅者矣。

非窮理何以知之非蓋性何以有之此係平學者功力之淺深不可以言語斷也

劉文靜自以功勳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由是有隙嘗飲酒酣拔刀擊柱曰會當斬寂家數有妖召巫為厭勝或告之上以屬吏文靜曰今寂為僕射臣不異眾人實有歎望之心因醉怨言不能自保上曰觀此言其反明矣李綱蕭瑀皆明其不反世民為之固請寂曰留之必貽患上素親寂文靜竟坐死

高祖以失望為反逆何不度情之甚歟上之所為不盡愜乎人者多矣匹夫匹婦一有憫然不服之心盡以為反逆而誅之桀紂不至是也文靜首唱大謔實不酬勳又以讒死寬截而太宗不能力救何也曰非不能也不敢也高祖

先欲斬李靖既固請矣今若又逆上意則裴寂必併秦王而讒之蓋文靜晉陽引寂見世民之時有漢高祖武之比而未嘗歸心高祖寂則高祖所厚而世民所薄也其不敢力諫爲是也歟在世民爲子則當然而李綱蕭瑀不能批數逆鱗使動舊寃死其責大矣爲文靜者苟有高世之見既已出力興唐其功在先其名已著遂巡退避不與寂競甘於落度用以全身何善如之而乃芥燕悻悻然自取猜毒其才智雖高而識量淺矣

滑州刺史王軌爲奴所殺獲其首詣晉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吾何爲受之立命斬奴反其首吏民感悅即日請降其旁州縣皆望風歸附

君臣父子人道之大倫中國之所以爲中國也晉建德殺



奴之弑其主者而遠遁歸附以順理也乃有越人之子使證其父者亦獨何哉其淪胥爲夷之故歟居中國弃人倫自古不可惟冒頓射父而雄長百蠻蓋夷狄與禽獸不遠也聖人外之苟欲除異己者其術固多何必捕繫其子使誣訐其父以滅天理乎古之無道之邦忌克猜忍開奴婢告主弟子告師之路極矣而又有極者焉世衰道微久矣

嗚呼悲夫

裴寂與宋金剛戰寂軍大敗上徻還責之既而寵待彌厚

爲國而賞罰不類無以服人心人心不服則雖據廊廟之尊操福威之柄亦何以異於市井毀譽之相紛者哉裴寂劉文靜同建義功文靜有死罪猶當十世宥之不可於其身而加戮裴寂禮報已過及此失地喪師亦當平行取削

不可以其寵而失刑如此則唐之政事豈不日新又日新哉而高祖扭於愛狎專顧私勞何以訓勵真臣君德於是大疵矣

王世充將帥多來降世充乃峻其法一人亡叛舉家就戮父子兄弟夫婦許相告而免之又使五家為保有舉家亡者四鄰坐誅殺人益多亡者益甚

人之與人類也故不得相害殺人則死傷人則抵罪鄰里鄉黨則類之有情者也故出入則相友守望則相助疾病則相扶持族屬則類之親者也故五服之內許相容隱設法如此澤之所浸亦莫禦矣推而上之則夫婦兄弟父子從可知也夫父為子隱子為父隱以法論之則以詆讎終不肯言則為罔上而孔子明之曰父子相為隱直在其中

矣宜曲也而謂之直者順理故也今使父子不得相隱小則誦言之大則首計之不待夷狄猾夏狗彘食人而人之類殄矣故子證父攘羊若直而理逆父子相為隱若曲而理順聖人人倫之至為此類也今夫謀反大逆理之大蠹也其謀而未覺非使人告于上則其事遂成是不可不告者降此而設告首之科已陷於刻薄之政又况使天屬之最親者相告幾何其不胥為夷狄禽獸矣乎故逆理愈甚則其失愈遠王世充始者輔皇泰主繼而自立未甚有愧於唐公惟其尚威力而滅彘倫故亡如弗及焉世充無足言者而其惡政後世猶有蔓尾故不得不論也

上聞并州平大悅宴羣臣賜繒帛使自入徭府取之

昔韓昭侯惜一袴不妻子曰人君頓有為頓笑有為笑袴

豈止頓突哉吾必待有功者并州平將士受賞宜矣侍宴  
羣臣又何與焉而亦有賜不已太乎又使之繕力自取此  
魏齊滂后舍君所行豈足為法多取則傷廉少取則異域  
且為公卿近臣束帶措笏而抱負繅繒豈朝廷踰濟之容  
哉是因一喜而數失也或曰既飲食之又實幣帛以獎其  
厚意固待忠臣嘉賓之道亦何訾焉曰非此之謂也必若  
有賜者筐篚可也

詔世民擊世充世充隔水謂世民曰隋室傾覆唐帝關中鄭  
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東來何也世民曰四海咸仰皇  
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  
乎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

隋東西二京皆以親王留守其輕重等耳長安差重者宗

廟在焉耳唐帝長安鄭帝洛陽迹其所以取之未有大相  
過者故王世充有隔水之問而秦王所以答之者語雖大  
而不暢不若復寶建德書詞意之明決也使唐初舉事若  
湯伐桀若武王伐紂若沛公誅無道秦則義橫四海至仁  
無敵世充雖兵強將猛安得與獨夫之子子嬰之徒堅保  
孤城而唐室文告之詞豈止如是而已此董公所以貴於  
明其爲賊也

上謂世民曰克城之日乘輿法物圖籍器械悉收之子女玉  
帛並賜將士

伐國者討其罪人斯已矣後世乃有既禽其主又坑其眾  
者已爲不道而又取其子女以賞軍則非理益甚矣徠眾  
其子弟古人所謂如火益熱也反其毫倪古人所謂猶可

及止也高祖之令於是大失而秦王何不諫止而從之也  
朱粲以婦人嬰兒爲糧而世充收之世充使父子兄弟相  
告故唐伐之今乃下令預以洛陽子女分賜將士彼子女  
者或動伐之後或賢士大夫之家非人人與世充同爲暴  
虐者也何罪而沒爲官婢乎出令如此其愈於宋王者特  
不救而已豈不悖哉

王世充求援于竇建德建德帥兵十萬救之世民曰一舉  
兩克在此行矣遂使元吉守東都自將東趣虎牢建德兵不  
得進數戰不利凌敬說建德采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踰太  
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則關中震駭鄭圍自解矣建德不  
從

凌敬之策誠善策也使竇建德遂從之則秦王其果釋洛

陽之圍而自救乎抑分兵渡河躡其後而擊之乎其許之  
和兩俱解而退乎曰是皆不然建德雖善將長安諸人及  
并州將帥自足以待之正使攻取懷孟而汾晉蒲津豈不  
戰所能下延引日月適足以孤洛陽之心耳秦王固將攻  
圍益急世充見建德不救而去亦叵測其所以危疑震懼  
能不破乎既破世充席戰勝之威益以降附之衆北取建  
德不過遲時月間耳

蘇威請見世民稱老疾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弑國亡見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無勞相見乃至長安又請見不許既老且貧無復官爵卒於家

蘇威相隋倪仲昏主之側十餘年間纔有所言一論厲門

勳格天重致煬帝失人心者一論盜賊之多而無匡濟之策可謂危而不扶顛而不持罪固大矣若比之封德彝裴矩蓋邪詭佞召危產亂則亦有間唐之寵任德彝爲是則廢弄蘇威爲非廢弄蘇威爲得則寵任德彝爲失要之威無可用者德彝其當戮之以爲人臣迷國誤君之戒然後爲當也

世民至長安俘王世充竇建德獻于太廟上新建德于市赦世充爲庶人徙蜀未行獨孤修德殺之上免修德官

王竇非唐之叛臣也當隋之末世以爲合之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唐室假仁而行則此二人之輕重世充爲首且數其事煬不忠致隋失天下又弑皇太子而自立淫刑以逞虐及無罪而戮之而以宥世充者宥建德則刑有章矣



而唐不然其不戮世充也得非內省有疚歟其謀建德也無乃畏惡其能歟已而使人潛殺世充豈所謂與衆弃之歟

置錢監於洛并幽蓋世民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自鑄

錢者國之大寶當鑄之王府不可歸之臣下漢賜蜀嚴道銅山與鄧通豈可法也天下向平諸侯國土賞賜亦不為薄矣何必更使自鑄乎賢而多財則損其志秦王不當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齊王豈富與至於裴寂既貴且富勞報逾分亦復得之而功出其上如劉文靜者生則極老家貧死則賞財籍沒書曰無黨無偏王道平平高祖所為不亦異乎

發兵擊蕭銑

蕭銑非唐之叛臣也金卒時豪傑誰不欲有分於海內者况銑又梁之苗裔乎唐君以文告之詞招而撫之銑見天下十已平九亦必束手聽命若再三諭之而終不下加兵未晚也唐之起異乎漢光武之復祖業銑之舉異乎公孫述之無所爲而爲之然光武待述訓勅屢下及王師已至成都猶眷眷丁寧冀其降也以是揆之則唐所以施諸銑者未盡其道矣

銑大懼倉卒徵兵不集出戰大敗銑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奈何以我而陷百姓乎帥羣臣總縑布情詣軍門降送於長安上數之銑曰隋失其鹿天下共逐若以爲罪無所逃死竟斬於都市

孔子曰：絕世與滅國，天下之民歸心焉。桀紂之亂，道也。聖王繼起，猶必封其後，非要譽於天下也。所以歸民心，合天德也。蕭銑雖自帝一方，蓋以宗國顛覆，爲任其心，豈與唐競哉？又况唐師臨境，銑立素誓，力戰又不嬰城固守，總服而出降，夫豈王世充之比乎？既服其人，當矜其志，朕以江南百里之國，使奉梁祀，則唐之德，庶幾乎武王下車之政矣。而以盜賊待之，必殺之，而後慊，得謂之仁乎？

詔陝東道山東道行臺尚書令得承制補署

由朝廷制藩屏以藩屏臨州縣以州縣治百姓如挈裘而振其領，政出於一，則稟承者無二。三之惑人，唐全有四海，置郵以傳命，雖萬里之遠，不逾時月而至矣。而建二三行臺于外，使大臣承制補署，是政出於朝廷，又出於行臺矣。

豈國無異政之體哉

突厥入寇上問羣臣和與戰孰利鄭元璿曰戰則怨深不如和利封德彝曰不戰而和示之以弱不如勝而後和則恩威著矣上從之

唐得突厥禮與貨厚不貲矣自武德二年至是四年之間大小入寇逾十數高祖猶與之和是欲戰則戰欲和則和權常在突厥也處之於後之為難則以結之於初為失也和戎之策始於晉魏絳侯伯之國一時偷安可耳使文公方伯必不為爾悼公初以戎狄貪而無親是也而絳廣引后羿失人而士挾以虞箴武不可重之語以警動之悼公雖英決之資然年才十八其盡知情偽固有歎於文公之老成也而絳之所以和戎者非自它略亦盟而貨之以中

其合矣豈知之以德乎二帝三王之時未嘗無戎狄聞有  
悻德而來賓者悻德而率服者封略既定華夷有限使叛  
則伐之去則不追也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原是也唐初  
急於近功北面而稱臣是以啓寵納侮作始簡而將畢也  
勞師費財不勝其巨矣人主以二帝三王孔子爲法修善  
德政內安中國而外固邊圉不與交通息其謀夏之心又  
安有結親之辱和好之耻乎